沉默的经典

高窗

菲利普·拉金诗集

Philip Larkin

[英] 菲利普·拉金 著 舒丹丹 译

文景
Horizon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沉默的经典

高窗

菲利普·拉金诗集

[英] 菲利普·拉金 著 舒丹丹 译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藏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高窗
[英]菲利普·拉金 著
舒丹丹 译

出品人：王 蕾
总编辑：姚映然

策　划：管鸥鹏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扉设计：周伟伟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0.625　字数：104,000　插页：2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00元
ISBN：978-7-208-13364-8/I·14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窗/(英)拉金（Larkin, p.）著；舒丹丹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书名原文：Collected Poems
ISBN 978-7-208-13364-8

Ⅰ.①高… Ⅱ.①拉…②舒… Ⅲ.①诗集–英国–现代 Ⅳ.①I56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8112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目录

1 原版序

北方船（1945 年 7 月）

7 “一切都燃放着光亮”
10 “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昼的宫殿”
11 “今晚月亮是满的”
12 黎明
13 应征士兵
15 “踢松火堆，让火焰迸发”
16 “清晨的号角”
18 冬天
20 “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
21 “在梦里你说”
22 夜曲
24 “像火车的节奏”

26 “我把嘴凑近流水”
28 童话
30 舞者
31 “一点钟瓶里的酒喝完了”
33 “去写支歌，我说”
35 “如果悲伤能够熄灭”
36 丑妹妹
37 “我看见一个女孩被拖着手腕”
41 “我梦见大地伸出一只手臂”
43 “一个人走在荒寂的站台”
45 “假使手能释放你，心”
46 “亲爱的，如今我们必须分离”
47 “早晨再次铺展”
48 “这是头一桩”
49 “最沉的花，它的头”
50 “现在，还是永远”
51 “泼洒那青春”
52 “在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昂着头”
53 北方船
59 “等候早餐时，她梳着头发”

较少受骗者（1955 年 11 月）

63 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相簿上的诗行
66 婚礼那天的风
68 地方，爱人
70 来临
72 在场的理由
74 铜版画
76 下一个，请
78 离去
79 愿望
80 闺名
82 昨日出生
84 无论发生什么？
86 没有路
88 铁丝网
89 去教堂
93 年岁
94 黏液瘤病
95 癞蛤蟆

98 离去之诗
100 三拍子
102 春天
103 欺骗
105 我记得，我记得
108 缺席
109 最新的脸
111 如果，亲爱的
113 皮肤
115 抵达，离去
117 草地上

降灵节婚礼（1964 年 2 月）

121 这里
123 布里尼先生
125 无话可说
127 岁月里的情歌
129 基金会自然会负担你的花销

131 广播
133 信仰疗法
135 给西德尼·比切特
137 家多么凄凉
138 重访癞蛤蟆
141 水
142 降灵节婚礼
147 男人是自私的
150 带一只回家给小家伙们
151 日子
152 1914
154 床上谈话
155 又大又凉爽的商店
157 关于读书习惯的研究
159 差之千里
160 救护车
162 别处的意义
163 阳光灿烂的普雷斯坦廷
165 第一眼
166 多克瑞和儿子

169 无知
171 回溯
173 往日的浪荡
175 本质的美
177 一无所获
179 下午
181 一座阿伦德尔墓

高窗（1974年6月）

187 去海边
190 哀悼怀特·梅杰
192 树
193 生活
198 忘记做过的事
200 高窗
202 星期五晚上在皇家车站酒店
203 老傻瓜们
206 消逝，消逝

210 玩扑克牌的人
211 大楼
215 后代
217 都柏林式
219 向政府致敬
221 这就是诗
222 多么远
224 悲伤的脚步
226 太阳
228 奇迹迭出的一年
230 讽刺诗
233 星期六会展
237 钱
239 割下的草
240 爆炸

附录一：未辑之诗（1940—1972）

245 最后通牒

246 故事
247 一个作家
248 五月的天气
250 观察
252 瓦解
254 神话序曲
255 被炸毁的石头教堂
257 堕入地狱的女人
259 普利茅斯
261 画像
262 奉献者
264 朴质
265 小说和读者
267 油
269 “谁曾把爱叫做征服”
270 “既然一大半的我”
271 抵达
273 陀螺
275 成功故事
277 继续活下去

279 鸽子
280 面包果
282 爱
284 “当俄国坦克向西方碾来”
285 多么
286 女病房里的脑袋

附录二：末辑之诗（1974—1984）

289 有个洞的生活
291 生活之桥
294 晨歌
297 1952—1977
298 “年年新眼眸”
299 割草机
300 “亲爱的查尔斯，我的缪斯，睡着了或死了”
303 “白天，一座耸立的学习宝库”
304 派对诀窍

305 写作日期和首次发表日期

317 菲利普·拉金纪事年表

325 译后记

原版序

当我于1985年12月菲利普·拉金去世后几个月开始编辑《菲利普·拉金诗集》时，我很快着迷于他几乎总是仔细地将写作日期录在他的手稿笔记本上这种方式（从1944年秋天起始终坚持）。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诗歌都鲜有例外地细致地标注了日期，这使我决定［征得我的同行，拉金遗稿保管者莫妮卡·琼斯（Monica Jones）和安德鲁·莫申（Andrew Motion）的同意］以时间顺序排列拉金的"成熟期作品"来组成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加上少年时期作品，也以时间排序。第一部分包括一些明显的错误开头和偏离，第二部分包括1945年《北方船》的所有诗歌，拉金曾同意在1966年费伯版将其再版作为一部独立的书，尽管并不情愿。

这部《诗集》的最终版本于1988年出版，展示了一位重要诗人的成长、试验、滤除、拒绝、调整和成就。它包括许多没有出现在此的诗歌，其中有《一个四月的星期天》，未完成的《舞蹈》和《再爱一次》——同为拉金最为突出和令人难忘的诗歌，但他选择不发表它们。

而这部新编版本的拉金《诗集》一定程度上是对必要建议的一种深思熟虑的回应，也尊重拉金自己对其相继出版的诗集中的诗歌有意的编排顺序（“我视它们如音乐厅节目单：你知道，差别，长度的不同，喜剧，爱尔兰男高音，把女孩们引上舞台等”），还有一个附录，收入较早期发表的一些散作，以及《高窗》出版后的一些诗作。

现在的这个版本遵循拉金自己对《北方船》《较少受骗者》《降灵节婚礼》和《高窗》四本诗集的编排顺序，还包括拉金在别处发表的诗歌，从他十多岁时的少作开始（包括1940年第一首在《倾听者》上发表的诗歌）。这些诗包括1951年在贝尔法斯特私人印刷的小诗册《二十首诗》中的作品。尽管1955年他挑选了其中大多数作品收入诗集《较少受骗者》中，但其中几首没有再版。我没有收入第一次发表在他的学校刊物《考文垂人》（*The Coventrian*）中的诗作。在另一

个附录中，我列出了每首诗的最终写作日期和最初发表日期。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些日期和拉金手稿下落的读者，请参见《诗集》(1990年平装本)中的附录。

安东尼·斯维特(Anthony Thwaite)

北方船

（*The North Ship*，1945 年 7 月）

“一切都燃放着光亮”[1]

——给布鲁斯·蒙哥马利

一切都燃放着光亮，
在春天的辽阔里：
鸟儿疯狂地飞翔，
树枝将树叶向上抛，
朝着光——
每一样事物，
形状、颜色和声音，
都在叫嚷，喜悦！

鼓声轻击：一面冬天的鼓。

鸥鸟、青草和姑娘
在空中、泥里和床上
加入这万物复苏的

[1] 原诗无标题。为便于区分作品，原版诗集目录中以无题诗的首句为题，加引号标示。汉译诗集沿用此法，目录及诗题中均以首句为题，加引号标示。以下作品同。——译者注，下同

长长的晕眩，
收拢而又舒展，
远在死亡之外，
它们能控制怎样的生命——
一切都回奔整体。

鼓声轻击：一面冬天的鼓。

现在什么野兽正四下踌躇，
身披晴朗的空气，
在谁心里欲望站得笔直？
哪个把犁人正停下他的搭档
去踢一只破盘子
或一枚被犁铧掘出的硬币？
哪对情人会过分忧虑
是幽灵吩咐他们抚摸？

鼓声轻击：一面冬天的鼓。

让飞轮旋转吧，
直到一切创造之物
带着呼喊和回应的呼喊
抛弃往事；
让万物生发，

直到几百个春天
和所有它们埋葬的人
重新站立在大地上。

鼓声轻击：一面冬天的鼓。

“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昼的宫殿”

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昼的宫殿，
这玻璃的奇迹，它的每一间大厅里
光线似乎被音乐填满，你的脸上
闪耀着花瓣的柔和；阳光慷慨地
照出你停伫在一幅画旁，
苦思它的名字，或者一只手
在任意书页上片刻歇息——

云朵将移动的阴影投射在大地上。

你是否准备好迎接这个夜晚即将带来的一切？
那个从不露面的陌生人，
此刻却在要求进入；你是否会向你最后的命运
致意；为他摆好面包和红酒；是否知道
游戏即将结束，当他打出他的王牌，
掀翻桌子，而后进入下一个房间？

“今晚月亮是满的”

今晚月亮是满的，
刺疼了眼睛，
这般清晰而明亮。
假如它收拢
所有的静谧与确知的财富，
用以填一个满杯，
或者另铸一个月亮，一座天堂，将会怎样？——
因为它们远离尘世。

黎明

醒来，听见一只公鸡
在远处打鸣，
拉开窗帘
看见云在飞行——
多陌生啊，
因为无爱的心，和这些一样冷。

应征士兵

——为詹姆斯·巴拉德·萨顿而作

他继承了郡中祖业，从那些
像农夫一样侍弄土地的先人手中；
具备所有值得学习的知识，
以及对于好坏必要的蔑视；

但某个春天他的土地横遭侵犯；
一群骑兵粗鲁地盘问他的名字，
领头的人用一种别样的方言说，
战争开始了，他理当义不容辞，

投身抗击的队伍。他之从命
是基于自我超越的渴望，
为保住他继承的遗产；勇敢些，

因为没有什么比取而代之更容易，

他来不及更深地领会
他个人的失败与死亡的细节。

“踢松火堆，让火焰迸发”

踢松火堆，让火焰迸发，
将阴影驱退；
以或此或彼的借口将闲谈拖延，
直到夜晚静止，
某座高悬的钟正敲响两点。
然而当客人
步入起风的街道，消失了踪影，
谁能抵抗
这猝然的孤独的悲伤？
或者凝视着悲伤变浓，
越过这繁茂的植物的精神，
哑默的虚空？

“清晨的号角”

清晨的号角
在吹响，在闪耀，
草地鲜亮，
　　凝着最冷的露珠；
黎明重新荟集。
如金铙钹的一声撞击，
天空铺开了它的舰队，
　　太阳悬在风景中。

这里，没有爱，
无望的一切
令我无法入睡，
　　渺茫而不确定；
因为从未如此灿烂，

如此沉默，

如此神秘，在这之前

　　大地从未变得如此。

冬天

田野里，两匹马，
河面上两只天鹅，
一阵风吹过
大片如人群般
拥挤的蓟丛；
此刻我的思想
再次变成
有着不安面孔的孩子，
在奔涌的天空下
从被埋葬的地方
苏醒并起身。

对一只天鹅的路线来说
水面上的斜纹
是冬天的寒冷，
而每匹马都像一种

久已挫败的激情，
低下了它的头。
噢，它们侵入了
我被遮蔽的头脑，
直到记忆解下
它脸上的饰针——
远远地飘到身后。

灌木丛生的整个荒野
在跳跃的风中呼啸，
枯瘦的男人们站立着，
像蓟丛一样拥挤，
朝向一片荒芜地；
然而奇迹仍然
在每张脸上发掘
强壮而光滑的种子，
朝着静谧，
冬天金色的太阳反射出
无尽的晴朗的骄傲。

“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

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
血液打开它自己，风骄傲地涌起于
站立着白马的草地的高空；
陡直的森林上方它像号角一样回响，
直到顶点，闪耀的树下
它在哭泣：屈从是唯一的好；
让我成为一种乐器吧，调好琴弦，
为万物奏响它们喜爱的乐音。

当街道渐渐昏暗，如何能回忆
这样的音乐？在雨水和石头地之间
我只看见一种古老的悲伤在坠落，
只看见匆忙而烦忧的脸，
姑娘们脆弱的双脚行走的步态，
那颗在它自己无尽的沉默里跪倒的心。

“在梦里你说”

在梦里你说：
我们亲吻吧，
在这间屋子，在这张床上，
但是当一切结束，
我们不要再见面。

听到这最后的话，
再没有什么比我的心更寒，
哪怕狂风追逐幼鸟，
严霜侵蚀树根，
或是羔羊诞生在夜晚。

夜曲

一点钟起风了，
黑色白杨树的噪声
随之而起。

很久以前活着的人
被一根细绳
牵引到他们的梦里，
那里灯笼闪耀
在流淌的溪流
寂静的幔纱之下；
很久以前死去的人
不受惊扰，
在轻薄的尘土。
没有嘴
啜饮这风，
也没有眼睛

擦亮撒满天堂的
繁星，
只有这声音，
高高的肌腱咝咝的树之声
在升起，这黑色的白杨。

在燃烧的孤独里，
星星在它们的巢穴整夜歌唱：
“吹亮，吹亮，
这岑寂世界的煤。”

“像火车的节奏”

像火车的节奏，
轻快的话语颤动着
坐在角落的波兰空姐的嘴唇。
摇摆而逼仄的阳光
照亮了她的睫毛，显出
她明晰而活泼的身子骨。
头发，狂野而驯服，向后奔跑：
姿势有如这些英国栎树
掠过她异国腔调的窗口。

火车奔驰，跨过城市的
荒野。被锤打的连绵的土地
仍在她的脸后变化有致。
所有饶有兴味的人
在她棱角分明的美前跌落，
如同螺纹的音符涌进

一只鸟的嗓子，穿过谱写的天空，
表达着无意义；一个声音
浇灌着一片沙石地。

“我把嘴凑近流水”

我把嘴
凑近流水：
流向北，流向南，
不要紧，
这不是爱，你会发现。

我告诉风：
它把我的话带走：
这不是爱，你会发现，
只是嗓音明亮的鸟儿，
只是无家可归的月亮。

这不是爱，你会发现：
你没有翅膀
为寂静而哭泣，没有心灵

因六翼天使[1]而颤抖，

你没有死亡即将到来。

[1] 六翼天使（seraphim）：基督教九级天使中的最高位天使，其本性为“爱”，象征“光明”“热情”和“纯洁”。

童话

我记得
骑马的人，月光下的树篱，
庭院里戛然而止的蹄声，
那只手推开虚掩的门：
我忆起他被带进的房间，
漆黑一片，亮着烛光；所谓的饭食
嘲讽地摆着；因为尽管
座位已布好，但只有一个
粗糙的白镴盘，盛放着
小嘴鸦砸烂的尸身。

所以我的每一次旅行
都引领着我，正如在故事中引领着他，
走向新的埋伏，走向冒失的错误：

所以每一次旅行的启程都预示着
拂晓时分的疲倦，
随腐臭的吻、腐臭的告别而扩散。

舞者

蝴蝶
或者落叶，
哪一个我该仿效
在我的舞蹈？

假如她肯承认
以她的双脚编织的世界
是枝叶不生的，是不完整的？
假如她放弃，
中断这旋转的舞蹈，
将观众解散？
那么月亮将变得狂乱，
月亮，这未曾系锚的
月亮将突然转向，
朝地球俯身，求一个灾难性的吻。

“一点钟瓶里的酒喝完了”

一点钟瓶里的酒喝完了；
两点钟，书合上了；
三点钟，情人们分开躺着，
爱与交流都做完了；
现在手腕上的夜光表
显示已是四点之后，
夜深时分，流浪的风
骚扰着黑暗。

而我渴望入睡；
如此渴睡，我只能半信半疑
无声的河流正从洞穴中倾泻而出，
既不猛烈，也不深邃；
只有一个影像在幻想中显现。

我躺着，等待黎明，和那些鸟儿，
那些走过未打扫的街道的最早的脚步声，
和头裹围巾的姑娘们的声音。

“去写支歌，我说”

去写支歌，我说，
像围绕在我床边的
悲伤的风一样悲伤，
有着简单的音调，
像烛火肿胀，又变得消瘦，
像墙边的帘幕微微飘动
——为此我必须拜访死者。
墓碑和潮湿的十字架，
哀悼者踩过的小径，
一只孤独的鸟，
它们唤起逝去的影子，
一个词一个词地蹦出。

那些墓石会像金子一样闪耀，
在每一座湿漉漉的坟墓之上，
这，是我不曾料想，

也不曾料想的鸟儿的喧嚷，和
清晨所给予的
越来越多的想象，
像某个巨大的层叠的波浪，
马鬃般飞扬，姿态各异，
在无尽的岸边翻涌。

“如果悲伤能够熄灭”

如果悲伤能够熄灭，
仿佛煤的沉陷，
心便能安歇，
灵魂未曾侵扰，
如同面纱垂下寂寥；
我却将它守望彻夜，

火焰归于寂绝，
灰烬变得软绵：
我拨弄火石冷硬如铁，
火焰已消失，
悲伤搅起，机敏的心
虚弱地陈列。

丑妹妹

我要爬三十级楼梯到我的房间，
躺在我的床上；
任凭音乐、小提琴、短号和鼓点
在我的脑海昏昏欲睡。

只因青春年少时未曾迷醉，
未曾陷入爱中，
我便倾听这些树和它们亲切的沉默，
倾听奔走的风。

“我看见一个女孩被拖着手腕”

我看见一个女孩被拖着手腕
穿过耀眼的雪野，
在我心里，无法抗拒。
从前不会是这样；
从前我会因无力的妒忌而窒息；
但现在我似乎缺乏微妙，
像我看见的事物一样简单，
比两只虚弱的眼睛不多，不少。

到处都是雪，
一种炫目光线下的雪。
雪甚至弄脏了她的头发，
当她大笑，挣扎，假装要打架；
而我依然不悔；
没有什么如此狂野，没有什么如此愉悦，当她
朝我暴跳，

我不会后悔，尽管我观望了一小时。

于是我继续走。也许我所渴望的
——那长久而微弱的希望，有朝一日会像
她现在一样——微微一闪就熄灭；
平生第一次我满足地看到
我不得不用以建造的，是怎样可怜的
砂浆和砖块，我明白我永远不可能
在七十年后变得比现在
更像男人——两根枯枝上的一袋粗磨粉。

于是我继续走。第一块砖已经砌好。
其余的，那两个正用铲子和铁锹清扫堆积物的
衣衫褴褛的老人该怎样
让我的头脑再次升温至狂热？
他们该怎样将那女孩从我心里扫出去，
除了站在阳光下咳嗽，
然后俯身将雪铲进手推车，
再没有别的可干？

美令我口干舌燥。

此刻它们讲述着
所有那些满足地穿着破外套的人，
所有那些在隐忍的无望中完成的行为，
所有那些无视死亡的沉默的人，
他们的思考不会比一只手能握住的更多，
所有那些正慢慢变老，
却仍带着短促的呼吸无用地工作着的人。

去你的，所有说明性韵文！
去成为那个女孩！——但那不可能；
对我来说，任务就是明了这些
我必须俯身，抛掷满满一铲的时刻：
我必须重复一次，直到我面对这个事实，
所有一切都已重新完成，
用铲子和铁锹；
每个乏味的日子和每个绝望的行为

都使峭壁增高，灵魂从那里飞跃
——这最无辜的野兽，
如此神奇，从不睡眠；
假如我能抵制所有的争论

保持这样一个雪白的独角兽形象，
那么当我祈祷，它可能最终
会向我屈尊，寻求避难的圣所，
并将它金色的兽角放在我的手中。

“我梦见大地伸出一只手臂”

我梦见大地伸出一只手臂，
海浪沿数英里的沙滩退落，
鸥鸟在海浪上方拍打；
风爬上山洞，
撕扯一座面色阴沉的花园，
花园里黑色的花朵死了，
折断在我们入睡的屋子周围，
一扇拉下的百叶窗和一张床。

我正熟睡，你叫醒我
在夜晚冰冷的海滨
散步，没有记忆，
直到你的声音抛弃了我的耳朵，
直到你的两只手抽回，

而我已清空了眼泪，
站在砖墙和街道的大海
与寒星的小山边缘。

“一个人走在荒寂的站台”

一个人走在荒寂的站台；
拂晓来临，雨水
驰过渐渐阴沉的秋天；
一个人焦躁地等待一列火车，
而风正狂野地掠过街巷，
拍打每座门窗紧闭的房屋，仿佛
完全笼罩在梦的黑丝绸里，
睡眠的壳环抱着妻儿。

谁能追寻这种梦想，
每个黎明总在不停地旅行？
为了哄骗这一刻，当恋人们重投怀抱，
毫无猜忌的心像鸥鸟般
乘风飞行？什么样的嘴唇曾说过

星阵和鸡鸣召唤那被驱逐的人
去往下一个荒漠，唯恐
爱使环绕沉睡之头的墓穴下沉？

“假使手能释放你，心”

假使手能释放你，心，
　　你将飞向哪里？
远处，逃离尘世的
角落，这奔流的天空
令你倦怠？你可愿意
飞越城市，小山和大海，
　　假使手能释放你？

我不愿解除这锁襻；
　　就算奔跑着
跨过田野、坑谷，抓住
太阳下所有的美——
却仍在迷惘中结束：
找不到环抱的手臂，没有床
　　好让我的头歇憩。

“亲爱的，如今我们必须分离”

亲爱的，如今我们必须分离：不要让它
引起灾难，变成苦痛。以往
总是有太多的月光和顾影自怜：
让我们将它结束：既然
日头从未在天空如此昂然阔步，
心从未如此渴望自由，
渴望踢翻世界，袭冲森林；你和我
不再容有它们；我们只是空壳，听凭
谷子正走向另一种用途。

是有遗憾。总是，会有遗憾。
但这样总归更好，我们的生活放松，
像两艘高桅船，鼓满了风，被日光浸透，
从某个港口分别，朝着既定的航向，
浪分两路，直至从视线跌落不见。

“早晨再次铺展”

早晨再次铺展，
穿过每条街道，
而我们再次变得陌生；
假如我们相遇，
我怎能告诉你
昨夜你来过，
不邀而至，在梦中？
怎样才能忘记
我们心平气和地磨损了爱，
像朋友一样
间或交谈，即将成为
任由激情在心里死去的人。
现在，望着那红色的东方在铺展，
我惊讶爱已能出现
在梦里，而我们相遇的次数
不会比我在一只手上数到的更多。

“这是头一桩”

这是头一桩
我理解的事：
时间是斧子的回声
响在树林里。

"最沉的花，它的头"

最沉的花，它的头
永远悬于平静的花坛之上；
能被心操控的双手
最终将被更黑的双手解开；
每一种狂喜的感觉
都不安于沉默——
太阳漂走。

这骚动的季节之外
所有应该回溯的记忆
将躺在赋予它们生命的
泥土之上。
像掉落的苹果，将在
瘀伤处失去甘甜，
然后腐烂。

“现在，还是永远”

现在，还是永远，
世界悬于一茎？
诡计，还是幽会地，
我们寻见这漫步的树林？

幻景，还是奇迹，
你的唇从我的唇上升起：
太阳像魔术师的魔术球，
假象，还是标记？

照耀吧，我突如其来的天使，
用乳房和额头击碎恐惧，
我要你，现在以及永远，
因为永远便是永远的现在。

“泼洒那青春”

泼洒那青春，
它已溢出心灵，
流进头发和嘴；
站在坟墓一边，
说出骨头的真。

抛弃那青春，
那脑中的宝石，
呼吸中的青铜；
与死者同行，
只因惧怕死亡。

“在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昂着头”

在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昂着头，
摘下日子，品尝到苦涩，
仿佛树叶间依旧寒冷。相反，
变得更甜蜜的是你割裂的形象，
浮现着，翅膀绷紧，在阳光中聚焦，
伴着模糊不清的事物和在我入睡前停息的
羞愧的大风。现在我不敢想象
你曾经存在：只是一个
偶尔鸣响的名字，像一种信仰
久已嵌入停滞的过去。

夏天渐渐耗尽。现在我们平安无事。
失去信心的日子，如今在屋里
就能面对。这是你最后的、小心翼翼的时刻，
割断，粘合；一个乡野冬天的消遣。

北方船

传奇

我看见三艘船航驶而过，
越过海洋，振奋的海洋，
风起于清晨的天末，
其中一艘整帆奔赴长旅。

第一艘船朝向西方，
越过海洋，奔腾的海洋，
和风吹送安然沉着，
驶向一片富饶的国土。

第二艘船朝向东方，
越过海洋，战栗的海洋，
狂风驱逐如同野兽，

铁锚重抛身陷羁锁。

第三艘船驶向北方，
越过海洋，阴郁的海洋，
风的气息不曾降临，
甲板结霜闪着银光。

北方的天空高高升起变得暗沉，
覆盖着狂妄不毛的海洋，
东方和西方的船只返航，
快乐或不快乐：

然而第三艘船驶向辽远，
无情的大海深处，
流火的星辰之下，
它整帆就绪奔赴长旅。

歌

北纬 65°

我的睡眠被一个

频发的梦搅冷，
在梦里一切似乎
都令人悚然地悬浮
在虚空之上，在漂流于
宇宙下的星辰之上。

当波浪喧响地抛起
又在船尾落下，
每个黎明我被惊醒，
越来越害怕
令船帆变得僵硬的空气，
这不见飞鸟的大海。

光从冰上射来：
像一个濒死的人
体验到安详的呼吸，
我感到害怕，
现在协议已达成，
那个梦正在靠近。

北纬 70°

算命

“你将奔赴一场长旅，
在一张陌生的床上休息，
而一个深色皮肤的女孩将亲吻你，
像一只夜鸟的胸脯
那样轻柔地飞落，
覆住它自己的巢。

“她将覆住你的嘴，
以免记忆在她俯倾的脸上
大声惊叫，
发现这就是很久以前
以另外的名字
去世的那个人。”

北纬 75°

暴风雪

突然间雪雾

开始袭击空气，
像一个女孩的浓发
那样飘落，那样纠结。

有人看见一群天鹅，
有人看见一排舰队，
或一张铺开的裹尸布，
但雪触摸着我的嘴唇，

毫无疑问我知道
一个女孩正站在那儿，
她不会接纳任何情人，
直到将我缠进她的头发里。

北纬 80° 以北

“一个女人有十只爪子。”
那醉酒的水手长唱道；
比参宿四[1]更远，

[1] 参宿四（Betelgeuse）：又名猎户座 α 星（α Orionis），是一颗处于猎户座的超红巨星。

比猎户座

或金星和火星更明亮，

星星在大海上燃烧；

“一个女人有十只爪子。”

那醉酒的水手长唱道。

“等候早餐时，她梳着头发”

等候早餐时，她梳着头发，
我俯看酒店空旷的庭院，
这里原用来停放马车。卵石湿漉漉的，
但没有朝重负的天空反射光亮，
天空低沉，随着薄雾垂向屋顶。
排水管和防火梯向上攀爬，
经过依然亮灯的房间：
我原想：平淡的早晨，平淡的夜晚。

判断错误：因为卵石沉睡，而薄雾
正无拘无束地飘荡，经过它触摸的一切，
悬浮着，像一缕停滞的呼吸；灯光亮着，
未被打扰的兴奋的针尖；玻璃窗外，
日光那没有颜色的小瓶毫无痛苦地倾洒，
我的世界一年后回来了，我失落的、失落的世界，
像一只吃草的鹿重新在我的小路旁游荡，

提防着精神最轻微的攫取。转过身，我吻了她，
纯粹的欢乐轻易就将天平朝爱的一边倾斜。

但是，温柔的探访，
安逸如一只小鹿或一片自然的田野，
你将如何拥有我？朝着你的优雅，
我的诺言像河流一样汇合，交融，奔跑，
但仅仅是当你做出选择。你妒忌她吗？
你是否会拒绝到来，直到我已将她
可怕地撵走，自命不凡地活着，
几分像病人，几分像婴儿，几分像圣徒？

较少受骗者

（*The Less Deceived*，1955年11月）

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相簿上的诗行

你终于交出了照相簿，它
一旦翻开，便使我心绪纷乱。你所有的年华
粗糙或光滑地展现在厚厚的黑册页上！
太多的甜蜜，太浓郁：
这营养丰富的影像令我哽咽。

我转动的眼睛饥渴地捕捉一个又一个姿势——
扎着辫子，怀抱一只不情愿的小猫；
或身着毛皮衣裳，一个甜美的女毕业生；
或举着一枝花朵硕大的玫瑰
站在花棚下，或头戴一顶软呢帽

（隐隐让人不安，在某些方面）——
你从各个侧面打击我的控制力，
决不是因为那些让人心烦的懒洋洋地

围靠在你少女时代的家伙：
和你不是同一个层次，我得说，亲爱的，总的来看。

但是，噢，照片！没有什么艺术
这样忠实又令人失望！它记录着
枯燥的日子便是枯燥，僵硬的笑容便是欺骗，
它不会删剪任何瑕疵
比如晾衣绳，和霍氏胶画板，

但它呈现了一只猫的不情愿，并且录下
一个真实的双下巴，那美化你的光辉
便也赏赐在她的脸上！
它不由分说地说服你
这是一个真实的女孩儿，在一个真实的地方，

从任何意义上看都是可体验的真实！
或者这仅是过去？那些花，那扇大门，
这些薄雾迷蒙的公园和汽车，仅仅
因为结束而变得让人伤神；你
穿过岁月的凝视让我的心缩紧。

是的，真实；但终于，我们哭了，

当然，不仅因为被排斥在外，更因为
它让我们哭得自在。我们知道
过往事物将不再造访，以确认
我们的悲哀，不管我们多么艰难地跨过

从眼睛到相簿的鸿沟。于是留下我
为你心伤（毫无结果），
你倚着篱笆墙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
或是奇怪你可发觉这张游泳的照片
被人偷走；浓缩了过往，

简而言之，这过往现在无人能分享，
不管你的未来属于谁；宁静而干爽，
这相簿包容着你仿佛天堂，你可爱地
躺在那儿永不变样，
越来越小，越来越清晰，随着岁月的流逝。

婚礼那天的风

婚礼那天风刮个不停，
新婚之夜也是大风之夜；
马厩的门，在声声撞击，
他得走去将它关闭，留下我
烛光里枯坐，静听雨滴，
我望见旋曲的烛台里我的脸，
却什么也看不清。他回来
说马儿受惊，我悲伤，
那个夜里没有任何人或生灵
感受到我的欢欣。

　　现在已是白昼，
狂风过后阳光下一片混沌。
他去看暴雨积水，我
携着破损的木桶来到鸡埘，
放下桶儿，我出神呆望。到处是风

在云层和树林里穿行，掀动
晾在绳上的布和我的围裙。
它可否承受，这随风而来的
经我的举动触引的欢喜，如同丝线
将珠玉穿系？是否我被允许睡去，
在这永恒的清晨分享我的婚床的此刻？
甚至死亡能否干涸
这些新开的湖泊，结束
我们的跪拜如牛儿在丰盈的湖畔？

地方，爱人

是的，我从没有找到
一个地方，可以说
“这是适合我的土地，
我就待在这儿了；”
也没有遇见那个特别的人，
理应立刻得到
我所拥有的一切，
直至我的名字；

想要找到这些似乎是为了证明
你不想要其他选择，对于
在哪里建房子，或者爱谁；
你让她们无可挽回地
忍受你，
所以这不是你的错，
如果城镇变得沉闷，

姑娘变成傻子。

然而，你错过了她们，
你注定仍然如此，
仿佛你所接受的东西
事实上，压碎了你；
更明智的做法是不去想
你可能直到今天仍然
多此一举地追寻着
你的地方，你的人。

来临

那些漫长的夜晚，
光线，寒冷而昏黄，
沐浴着房屋
安详的前额。
一只鸫鸟在歌唱，
在月桂环绕的
萧索的深园里，
它新啼的嗓音[1]
令砖墙惊诧。
很快就是春天了，
很快就是春天了——
而我，童年
是遗忘了的厌倦，
仿佛一个孩子

[1] 新啼的嗓音：原文为 fresh-peeled voice，此处形容鸫鸟的嗓音像新剥皮的植物那样新鲜。

来到
大人们重归于好的场景，
什么也不明白，
除了那不同寻常的笑声，
于是也开始高兴起来。

在场的理由

小号的声音，嘹亮而专断，
引我走到亮灯的玻璃旁
窥看这些跳舞的人——全都小于二十五——
专注地挪步，潮红的脸对着脸，
庄重地踏着幸福的节奏。

——或是因为我想要，嗅着烟味和汗味，
幻想触摸姑娘的美妙。为什么要站在外面？
但，又为什么要去到里面？性，是的，但什么
是性？当然，是想着最大分量的幸福
被情侣们独占——完全

错误，就我而言。
召唤我的是那高悬的、喉咙粗野的钟
（艺术，如果你喜欢这样称呼）它孤独的声音
坚定地认为我也孤独。

它说；我听；其他人或许也听得见，

但不是为我，我也不是为他们；其实幸福
也一样。所以我待在外面，
有我的理由，他们来回磕绊，
有他的理由；彼此都满足，
假如没有人对自己判断错误。或撒谎。

铜版画

无止尽地，古老的刺激，
一个泡正在你身体的某一点无法控制地形成。
戳破它，尽可能快——
它将再次长大，直到我们开始死去。

它沉默地膨胀，直到我们围合为一体，
被迫挣扎着想要出去：
粗野，急切，真实。
那潮湿的火花来了，那明亮的开花的墙坍塌了，

多么悲伤的景色，我们无法从那时回转：
多么苍白的小山！多么咸涩、干枯的湖泊！
那戒指看起来多么沉重，
伯明翰魔术全都比之逊色，

那空荡的阳光如洗的房间多么偏远，

极度遥远，那紧锁的光线的立方体，
我们无法解释也无法证明，
我们料想，那里，你未获得进入的权利。

下一个，请

总是太渴盼未来，我们
染上了期望的恶习。
总有什么即将来临；每天
我们都在说着“到那时”，

从悬崖上观望，那微细的、闪烁着
清澈光芒的诺言的船队正在靠近。
它们多慢！浪费了多少时间，
总是拒绝加快步子！

但它们仍让我们手握不幸的
失望的枝梗，因为，尽管没有什么会阻碍
每一大步的前行，随黄铜装饰一道俯倾，
每一根清晰的缆绳，

都悬挂着小旗，尽管那船艄上的金饰像

横跨在我们的路上，它却从不停泊；它
刚一出现就转向过往。
直到最后

我们仍以为每艘船都将顶风停航，在我们的生命里
卸下所有的好东西，这是我们应得的，
因为等待如此虔诚又如此漫长。
但我们错了：

只有一艘船追寻着我们，一艘陌生的
黑帆船，拖在它身后的
是鸟声杳无的大片寂静。在它醒时
也无水声酝酿或碎裂。

离去

一个夜正在来临，
越过旷野，不点一盏灯，
此番景象从来无人见闻。

远眺夜色恍如丝绸，但
当它被扯起，盖上膝盖和胸口
却带不来温存的享受。

那棵树去了哪里？它曾将大地与天空
锁在一处。是什么在我的手底，
我却没有察觉？

是什么，暗夜中压低了我的双手？

愿望

这一切之外，渴望着孤独：
不管天空怎样布满请柬的阴云，
不管我们怎样遵循书中的性爱指引，
不管一家人怎样在旗杆下合影——
这一切之外，渴望着孤独。

这一切之下，湮没的愿望在奔突：
尽管日历带来狡诈的压力，
尽管有人寿保险，列入日程的生殖仪式，
尽管眼睛奢侈地逃离死亡——
这一切之下，湮没的愿望在奔突。

闺名

婚姻使得你的闺名弃置不用。
这五个轻音不再暗示你的面容，
你的声音，和你举止的优美；
既然这规矩将你与另一人
善意地弄混，你再不能
在语义上与那个年轻姑娘对等：
这两个词原是用来称呼她。

现在仅是词汇，不再适用任何人，
它躺在你离开它的地方，是否消散在
陈旧的名册、节目单，或是学校的奖项，
还是那两札信函，系着苏格兰格子丝线？
它是否真的轻软无力，不再发散香气，毫无
真实可言？试着幽幽对它低语。
不，它仍是你。或者，既然你已离去，

它便是此刻我们感受的那时的你：

多么美丽，年轻，令人亲近，

你仍生动地站在那里，

在那些最初的日子中间，再不会被指痕污染。

你的闺名荫蔽着我们的忠诚，

不会失却形状，减少意义，

随同你渐渐贬值的旧物箱。

昨日出生

——给莎莉·艾米斯

紧紧合拢的花蕾，

我给你的祝愿

是别人所不曾给：

不是像美丽之类

寻常的东西，

或流畅地抒写

纯真与爱的春天——

他们都会祝愿你那些，

如果证明它有可能实现，

那么，你是个幸运的女孩儿。

但如果不能，就

祝你普普通通；

有着，和其他女人一样的，

庸常的资质：

不丑，也不好看，

没有什么不合常理
破坏你的平衡，
它，本身就不切实际，
也将阻碍所有其他美德的运行。
实际上，是祝你愚钝——
如果我们这样称呼一种熟练的，
警觉的，柔韧的，
不突显的，入迷的
对幸福的把握。

无论发生什么？

无论什么一经发生，便开始远去。
喘着气，背靠船舷，我们在舷栏边站成行，
裤腿撕裂，行囊轻瘪，嘴唇流血。

是的，远去了，感谢上帝！寻思着每个细节
颠簸半夜，第二天却发现
一切像柯达镜头般遥远。然后，轻松地（尽管面色苍白），

“审视带来意义。”我们说，
揭开光度计，还有，快门！
不能印出的东西有可能丢弃。

后来，它仅是一个纬度：地图
指出它多么难以避免：

"这些海底岩层总是意味着不幸事故。"

诅咒？黑暗？争斗？现在哪里是
这些奇闻漫谈的起源（除了梦魇，当然）？

没有路

自从同意让我们之间的路
陷于荒弃，
并且用砖堵住门，种上树将房屋遮掩，
放纵所有时间的腐蚀力，
沉默，空旷，陌生人——我们的忽视
没有更多的影响。

落叶堆积未扫，或许；野草蔓延未剪；
没有别的改变。
它清晰地伸展，草木不曾疯长，
今晚走在那条路上似乎没有什么奇怪，
仍将得到允许。更久一点，
时间将更强大，

勾勒一个世界，不再有这样一条路
连接我和你；

眼望着那个世界走近如一片寒阳，
酬答他人，是我的自由。
不去阻止是我意志的实践。
而渴望，是我的烦忧。

铁丝网

广阔的草原上围着电篱笆，
尽管老牛们知道切不可误入歧途，
但年幼的牛犊总能嗅到更纯净的水
不在这里而在别处。在铁丝网外

引领着它们踉跄地撞向铁丝网，
那能将血肉击碎的暴力毫不留情。
年幼的牛犊从那天起变成了老牛，
电网限制着它们广阔的感觉。

去教堂

确信里面没什么动静，
我走了进去，让门砰然关闭。
又一座教堂：草垫、座椅、石地，
和小本的书；蔓生的花束，为礼拜日
而摘，现在已近枯黄；一些铜器物什
在圣堂上方；灵巧的小风琴；
一种浓重、陈腐、不容忽视的沉寂，
上帝知道酝酿了多久。无帽可脱，我笨拙地
摘下裤腿夹[1]聊表敬意，

走上前，伸手摸了一圈洗礼盆。
从我站立的地方，屋顶看起来几乎是新的——
刷扫过，或被修复？也许有人知道：但不是我。
登上读经台，我细读了几首
煞有介事的大字体的赞美诗，并且念出

[1] 原文为 cycle-clips，意指“骑自行车用的裤腿夹”。

“到此结束”，比我预料的大声得多。
回声短暂地吃吃窃笑。回到门边
我在书上签了名，捐出一枚爱尔兰六便士，
心想这地方不值得停留。

然而我停留了：事实上常常如此，
总是像这样在困惑中结束，
不知道想寻找什么；也不知道
当教堂完全沦为无用
我们会把它们变成什么，如果我们愿意
长期开放几座大教堂，在上锁的陈列柜里
展出它们的羊皮纸文稿、捐款盘，和圣饼盒，
其余的免费交给雨水和羊群。
我们是否会把它们当作不祥之地加以回避？

或许，天黑后，疑惑的女人们会来
让她们的孩子们摸一摸某块特别的石头；
采摘治疗癌症的草药；或在某个
约定的夜里看见幽灵散步？
总会有某种力量将继续
存在于游戏，或谜语中，像是随意；
但是迷信，如同信仰，必将消亡，

当不信仰已经离去，还有什么能够存留？
野草，荒径，刺藤，扶壁，天空，

日益难辨的形状，
日益模糊的用途。我不知道
谁将是最后，那最后的一个，前来寻访
这个地方，只为它往日的样子；是那轻轻敲打
并记录、知道十字架楼厢为何物的某个工作人员？
某个贪爱古董的，废墟中的酒鬼，
或某个迷恋圣诞节的家伙，指望吸一口
长袍饰带以及管风琴和没药混合的气味？
或者他将成为我的代表，

厌倦，孤陋，明知灵魂的泥沙
已溃散，却仍穿过郊区的灌丛，
来到这十字架之地，只因它让那些
后来只在分离中才能发现的事物保持未被分割，
如此长久而稳定——婚姻，出生，
和死亡，以及对这些的思考——这特殊的壳
正是为它而建？尽管我不知道
这装配齐全的霉臭的谷仓价值几何，
但在沉默中站在这里令我愉悦；

这是肃穆的大地上一座肃穆的房子，
在它混合的空气里我们所有的冲动汇合，
获得认可，披上命运的长袍。
而这一切永不能废弃，
既然永远会有人惊奇地发觉
他体内有一种想变得更为严肃的饥渴，
并因它而被这片土地吸引，
他曾听说，在这里，人会变得智慧，
只要周围还躺着那么多死去的人。

年岁

我消逝的年岁像白色的绷带
漂浮在不远不近，化成
一片有人烟的云。我俯身靠近，看到
一间亮灯的屋子携着人声疾驰而过。
噢，你这艰难的游戏，我已厌倦参与！
现在我跋涉着穿越你，像穿越及膝的野草，

它们陪伴着我，亲爱的半透明的冰山：
沉默和空间。到如今太多的东西已经飘走，
从这里，我头脑的窝巢，我必须转身，
好知道我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无论是脚印，
野兽的足迹，或一只鸟熟练的展翅。

黏液瘤病[1]

捕获在无声的旷野中央，
炙热而神秘的时光流逝，
“这是什么陷阱？它的牙齿藏在哪里？”
你好像在问。
　　　　　我作了个尖锐的回答，
然后擦净我的手杖。我庆幸我无法辨明
你将在哪部分口颚感染化脓：
你可以以为一切又将恢复正常
如果你只能相当安静地等待。

[1] 黏液瘤病（Myxomatosis）：发生在兔子身上的一种致命性的动物慢性病。

癞蛤蟆

为什么要让工作这只癞蛤蟆
　　蜷伏在我的生活上？
难道不能用智慧作长叉
　　撵走这个丑东西？

一星期六天都被它污玷，
　　用它令人作呕的毒液——
只为了付清几张小账单！
　　那可太不划算。

许多家伙靠小聪明过活：
　　讲师，笨舌头，
无赖，废人，莽汉——
　　不见得变成穷光蛋；

许多家伙生活在陋巷，

铁桶里面烧着火，
嚼着罐装沙丁鱼和风吹落的野果——
好像也蛮快活。

他们的小子光着脚，
老婆糟得没法说，
皮包骨瘦得像赛狗——但也
没有谁真的挨饿。

啊，但愿我有足够的勇气
大喊一声“去你妈的养老金！”
但我清楚，再清楚不过，那正是
美梦存在的根底：

因为有些什么也盘踞在我心里，
如同一只癞蛤蟆；
它蹲伏的屁股沉得好像坏运气，
冷得有如雪地，

它从不允许我
用哄骗的手段
一口气猎取

名望、金钱和美女。

我不是说，这一个体现
另一个的精神真理；
我是想说，一旦你同时拥有，
就很难将任何一个舍弃。

离去之诗

有时，你辗转听到
这样的墓志铭：
“他抛下一切
撒手而去”，
这声音听来总像是
确信你会赞同
这大胆而纯粹的
原始的举动。

他们是对的，我想。
我们都憎恨家庭
却不得不待在那儿：
检视我的房间，
无非是精心挑选的废品，
好书，好床，
我的生活，完美有序：

所以听到它说

“他从人群中走出去”
这让我脸红而激动，
好像听到“然后她解开裙子”
或是“拿去吧你这坏蛋”；
如果他可以，我为什么不能？
这让我保持
勤奋和清醒。
但是今天我要走了，

是的，阔步在坚果散落的路上，
屈身于矮硬而精良的
水手舱，如果
它不是这么装模作样，
这么从容的倒行的脚步，
为了创造一个目标：
书籍，瓷器；一种生活，
该受谴责的完美。

三拍子[1]

这空旷的街，这被洗刷得了无生气的天空，
这空气，随秋天而变得些许暧昧不清，
像一个倒影，构成了现在——
一个传统得酸腐的时刻，
一个未被大事举荐的时刻。

但它们同样创造了其他的一些：
这是童年看得最远的将来，
在高耸的房屋之间，在流动的天空下，
在奔突的钟声里听见——
一种空气随大人们的野心在摇曳，

而在另一天它将成为过去，
我们麻木地容忍着

[1] 原诗标题为 *Triple Time*，指音乐上的三拍子节奏。

那被漠视的机缘羊毛般缀满山谷。
我们将最后的
凋敝的景色、季节的衰败归咎于此。

春天

绿荫里的人们坐着，或绕着圈散步，
他们的孩子们拨弄着苏醒的小草，
云朵安静地停伫，鸟儿安静地歌唱，
闪烁如一面悬荡的镜子，
太阳照耀着弹跳的球、吠叫的狗、
被枝椏拘禁的树叶的薄雾，和我，
贯穿着我穿越公园的弯曲的路，
一种难以消化的枯燥。

春天，所有季节中最无偿赠予的，
是天然的花朵的拢抱，是流水的赛跑，
是大地最多姿多彩的，兴奋的女儿；

而那些与她最无缘的人最能欣赏她，
他们的道路变得怯懦而迂回，
他们的视野山峦般清晰，他们的欲求粗野。

欺骗

“当然我被麻醉了，昏沉沉的，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恢复意识。我惊骇地发现我已经被毁了，一连几天，我伤心欲绝，像个孩子似的哭喊着杀了我或把我送回姑妈那里去。”——梅休（Mayhew），《伦敦劳工和伦敦贫民》（*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即使这么远，我也能尝到这悲哀，
苦涩而尖利的茎，他令你哽咽。
太阳偶尔的印痕，屋外
轻快而简洁的车轮声循街而来，
在那里新婚的伦敦朝另一个方向拐弯，
而灯光，无可辩驳，高悬而广阔，
阻挠伤疤痊愈，将耻辱
驱赶得无处藏匿。所有从容的日子里
你的心打开，像装满刀子的抽屉。

贫民窟，岁月，已埋葬你。我不敢
安慰你，如果我可以。能说什么呢，
除了痛苦是确切的，但是在哪里
欲望开始失去控制，理解变得飘忽不定？
因为你几乎不在意
与他相比你受骗较少，从那张床上出来，
你踉跄地爬上令人窒息的楼梯，
闯入废弃阁楼的完满。

我记得，我记得

曾经，在寒冷的新年初始，
沿一条不同路线去往英格兰，
我们停下，看到人们攥着数字牌
从站台冲下涌向熟悉的大门，
“喂，考文垂！”我叫嚷。“我在这里出生。”

我斜着身子探出老远，搜寻某个标志
证明这仍是曾长久属于“我的”
那个小镇，但是发现我甚至弄不清
哪边是哪边。难道是在那些三轮车
停靠的地方，我们一年一度出发，

为了与家人共度年假？……哨声响起：
景物挪动。我坐回座位，盯着我的靴子。
“那就是，”朋友微笑，“你‘获得你根基’的地方？”
不，只是我童年未耗尽的地方，

我想反驳，只是我启程的地方：

到此刻我已将整个地方在脑子里清晰描画。
我们的花园，首先：在那里我不曾编造
关于花朵与果实的盲目的神话，
也没有什么老家伙讲诉予我。
在这里有我们那光辉的家，

可当我沮丧却从未向它寻过宽慰，
在这里小子们都有二头肌，姑娘们都有丰满的胸脯，
这里有他们滑稽的福特车、他们的农场，在那儿我可以
“真正的自我”。我指给你看，那儿，
那片蕨丛我从不哆嗦一声就敢坐下，

我曾下决心要消灭它；在那里她曾
仰面躺下，“一切变成一团燃烧的雾”。
还有，在那些办公间，我的打油诗
既没在钝秃的十点字模里印成铅字，也不曾被
市长的某位尊贵表亲诵读，

在那里他不曾打电话告诉过我爸爸

在我们面前，有可以望见的天赋——
“你好像巴不得这地方去下地狱，”
朋友说，“从你的脸来看。”“噢，
我想不是这地方的错。”我说。

“无事，正如某事，总会在任何地方发生。”

缺席

雨水轻拍着倾斜的悲鸣的大海，
急速奔流的水面，坍塌成一个个坑洼，
又骤然高耸，飞溅在头发上。与此相反，
一重浪像墙一样倒下：另一重浪紧跟着，
退缩，匍匐，不知疲倦地嬉戏，
在没有船只也没有浅滩的地方。

在大海上方，那更为无边无际的日光，
被风穿过，追踪着照亮的长廊：
它们转向巨大的肋拱，筛落下来。

这样的阁楼清空了我！这样的缺席！

最新的脸

最新的脸，如此轻巧
伟大地来到我眼前，
站在近旁的人没有谁能猜到
直到那时你的美才有了家；
可爱的流浪者，辨认出
我的面容，不再转身。

倾慕者和令人羡慕的拥抱，
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用的，
我容纳你此刻的优雅，
你容纳我的判断；然而踏入
真实而凌乱的空气
并没有带来持久的品性——
契约、痛苦，和爱，
并非这长久酝酿中的致敬。

谎言在我们周围渐渐黯淡：
你的美的雕像是否会走开？
我是否必须跋涉其后，直到
某些东西被找到——或者没有——
已经太晚，无法逆转？
或者，如果我不愿改变立场，
你的力量是否真实——你的拒绝
是否会突然躲闪并跑开，
消失在视野之外，滚动着双轮，
从太阳处跳跃，带着面具和烙印，
以及折磨和不可理解？

如果，亲爱的

如果我亲爱的一旦决定
不在我眼前停留，
只是跳跃，像爱丽丝，飘拂的裙子跳进我脑中，

她将看不到桌子和椅子，
看不到桃花心木爪式脚的餐具柜，
看不到未拨动的炉火的余烬；

那上锁的透明酒柜将不再是满的，炉围前舒适的座椅里也没有人，
书架上不再塞满为安息日而备的小号字体的书籍，
看不到嗜酒的男管家、懒惰的女佣们：

她将发现自己被蔓延的变幻的灯光所环绕，
棕褐、鱼白，一串被浸染的圆圈，
像恶棍一样晃荡，就要凝固；

幻想缩小至一个女人的手套尺码，
然后向外，对一切感到厌恶。她还将觉察到
那不洁的地板，仿佛它也许就是坟墓的皮肤，

从那里升起一种难以消解的背叛的感觉，
一尊被砸掉私处的希腊雕像，钱，
一个完美感觉的洗浴盆。但最重要的是，

她将停下她的耳朵倾听那持续不绝的
现实的吟诵，夹杂着术语，
每一个都像双黄蛋容纳着意义和意义的驳斥：

那布告牌的旋转像解开绳结般正拆开这个世界，
为了明白过去怎样成为过去，未来怎样保持中立，
也许会将亲爱的从她无价的枢轴处撞倒。

皮肤

服帖的日常的衣着，
你不可能永远保持
那无法伪造的年轻的外表。
你得了解你的纹路——
愤怒、消遣、睡眠；
这不多的几个讨厌的标志

来自无止尽的狂暴的
风沙与时间；
你会变粗，松垮
成一只旧口袋，
携着毁坏的声名。
然后干枯；粗糙；萎靡；

原谅我，当
我发现，过去你新鲜的时候，

没有浮华的庆典
值得穿着你前往，正像
穿着那些名正言顺的衣服，
直到时尚改变。

抵达，离去

这个小镇有航船侧身往来的码头；
沉闷的水道，高高的棚屋，旅行者看见
（他的货品袋撞击着膝盖），
并且听见，在熄火的引擎的滑行之下，
他的到来仍然唐突了清晨的海岸。

而我们，刚从睡梦中被召回，感觉到
航船低沉地抵达在悲苦的远处——
门口再次响起号角的窘迫，
来错了做错了，它们喊道，来错了做错了；
于是我们起身。在夜里它们又响了一次，

这次是呼唤旅行的人，驶往外地的航船：
噢，不要太久，它们喊道，噢，不要太久——

我们从安逸中被推醒，永远不知道
我们多么安然地忽视了它们的吹奏，
或者说，如果，这个夜晚，幸福也正在离去。

草地上

眼睛几乎分辨不出它们，
从它们蔽身的凉荫里，
直到风搅乱了马尾和马鬃；
然后一匹马啃着草，四处走动
——另一匹似乎在观望——
又悄无声息地站定。

然而十五年前，或许
二十多场赛马足以使它们
成为传奇：依稀的午后，
奖杯、赌注和障碍赛，
它们的名字借以巧妙地
嵌入褪色的、古典的六月——

起点处的绸赛马服：天空衬托出
数字牌和阳伞：赛场外，

一队队空汽车，热气，
和凌乱的草：随后长久的叫喊
喧闹地漂浮着，直到消失
在街道的最新消息栏。

记忆是否像苍蝇一样烦扰它们的耳朵？
它们摇着头。黄昏充溢着阴影。
一个个夏天过去，一切都溜走了，
起跑门、人群和喧嚷——
所有一切，除了那安静无扰的草地。
年鉴里，它们的名字活着；它们

已摆脱了名字，安逸地站立，
或朝着定是欢乐的事物飞奔，
没有望远镜看着它们回家，
没有好奇的秒表预言：
只有那马夫，和马夫的儿子，
手拉缰绳在夜里走来。

降灵节婚礼

（*The Whitsun Weddings*，1964年2月）

这里

转向东边，背离浓重的工业阴影
和整晚朝北的车流；转过田野，
草太稀疏，蓟藜杂生，不能称为草地，
偶尔出现一个名字粗陋的小车站，掩映着
黎明时的工人；转向天空
和稻草人的孤独、干草堆、野兔和野鸡，
和那渐渐加宽的河流缓慢的出现，
那堆积的金色的云，闪耀的留着鸥鸟痕迹的软泥，

聚集成一个大城镇的惊奇：
这里圆顶和雕像、尖塔和吊车，
在树枝四散的街道旁，游船拥挤的水面，
和来自湿冷住宅区的居民，由悄悄行驶的
平板电车沿着笔直的道路带来，
推开厚玻璃旋转门望向他们的欲望——

廉价西服、红色厨具、时髦的鞋、冰棒，
电动搅拌机、烤箱、洗衣机、吹风机——

一个廉价消费群，城市居民，然而出身低微，住在
只有推销员和亲戚们会来的地方，
在街道尽头带着鱼腥味的
田园牧歌式的船只里，奴隶博物馆，
纹身店、领事馆、包着头巾的冷酷妇人；
而远在它被抵押的建了一半的边缘之外
是迅速被阴影遮蔽的麦田，长得像树篱一般高，
是孤绝的村庄，那里远离的生活

被孤独净化。这里寂静
像热气静止。这里树叶在忽视里变浓，
隐藏的野草开花，被疏忽的水流加快，
充满光亮的空气升起；
而穿过罂粟花淡蓝的模糊区域
那块土地突然终止在身影和卵石的
海滩之外。这里是不设防的存在：
面对太阳，沉默寡言，遥不可及。

布里尼先生

“这是布里尼先生的房间。他在这儿待了
肉体的一生，直到
他们把他搬走。”印花窗帘，薄而磨损，
垂在窗台之上五英寸。

窗子露出一长条建筑地带，
驳杂，散乱。“布里尼先生还照管
我一小块花园。”
床，竖直的椅子，六十瓦灯泡，门后

没有挂钩，没有放书和箱包的地方——
“这房间我要了。”这样我就能躺在
布里尼先生躺过的地方，在同一个
纪念品碟子上摁熄烟卷，试着

用药棉塞住耳朵，掩盖

收音机里他怂恿她买东买西的喋喋不休。
我会了解他的习惯——他什么时候下楼，
他不爱肉汁偏爱酱油，为什么

他不断地填充四注足球彩票——
如同他们一年一度的相框：那个福灵顿老乡
每年夏天教唆他去度假，
圣诞节他会拜访斯多克的姐姐家。

但是他是否伫立，看着寒风
搅乱乌云，躺在发霉的床上
告诉自己这就是家，一边嬉笑，
一边颤抖，恐惧却依然摆脱不掉。

生活方式衡量着我们各自的天性。
在他这个年龄已没有什么值得炫耀，
除了一间租来的笼子使他确信
他没有理由活得更好，我不知道。

无话可说

野草一样模糊的国度，
出没于岩石间的游牧族，
身材矮小，脸画十字的部落
和那些工厂小镇黑暗的早晨里
鹅卵石一样密集的房屋
对于他们，生活就是慢慢死去。

这是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
建筑，祈福，
算计着爱与钱财
慢慢死去的方式。
而那些耗费在猎猪
或举行花园晚会上的日子，

那些用来作证
或生孩子的时间，也同样

缓慢地迈向死亡。

说这些，对一些人

毫无意义；对另一些人

无话可说。

岁月里的情歌

她保存着她的情歌，它们占用的空间这么少，
　　那些封面使她愉悦：
一本因为躺在阳光下被漂白，
一本被花瓶里的水浸染圈圈水渍，
一本曾被修补，那整洁的外观攫住了她，
　　并涂上颜色，被她的女儿——
它们就这样等待着，直到，她寡居时
发现它们，因某次找寻别的什么。她站在那儿

重新温习每一个真诚而熨帖的和音曾怎样
　　导引出
一个又一个零散的带连字符的词汇，
那永恒的年轻时的感觉
弥漫开来，像一棵被春天唤醒的树，在那里
　　那隐藏的清新在歌唱，
那对于时间的确定被储存

如她第一次弹奏它们。但是，甚至更多，

那被时常提及的才华的荣光，以及爱，
　　喷薄而出，显示
它鲜亮的从前正浮翔其上，
仍有可能作出回应，令人满意，
并被毫无改变地置放有序。所以
　　把它们依旧叠好，哭一场，
是艰难的，而没有虚弱地承认
那时它如何不曾这么做，现在依旧不能。

基金会自然会负担你的花销

十一月阴沉的一天

　　急匆匆去赶我的“彗星”飞机，

很快它就会把我

　　送到孟买的阳光里，

我寻思伯克利讲演稿，

　　从演说到现在还不到三个星期，

一边模糊地观望着查托，

　　透过第三排的窗子。

人群，苍白又忧愁，

　　让我的出租车迟到，

然而直到升入空中

　　我才回想起这个日期——

那天，女王和首相大臣，

　　皇家护卫队和所有人

仍在白厅装腔作势，用他们

庄严而阴险的花环垃圾。

它曾让我作呕，

这些幼稚可笑的把戏：

噢英格兰何时才能成熟？

——然而我已飞越泰晤士河，

顺着奥斯特南风渐渐缩小，

为了去问候拉尔教授

（他曾见过摩根·福斯特[1]），

我的联系人和我的哥们儿。

[1] 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主要作品有小说《霍华德别业》《印度之行》等，其作品内容反映了20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

广播

盛大的耳语和咳嗽声来自
星期天人满为患、令管风琴皱眉的广阔空间，
突然一阵急促的鼓点，
女王驾临？然后是落座的轰鸣。
接着，小提琴的抽泣开始了：
在所有的脸中，我念想你的脸

美丽而虔诚，
在一片浩瀚的音乐的滑翔前，
你的一只手套悄悄掉在地上
落在崭新的、稍稍过时的鞋子旁。
天很快黑下来了。我失去了
一切，除了安静而枯萎的

树叶映在那微微寂寥的树上的轮廓。
在热烈的波段后面，遥远而疯狂的

和弦风暴更加无耻地
抑制我的头脑，他们碎裂的尖叫
留下我绝望地搜寻
你的手，在那样的空气里微弱地，鼓掌。

信仰疗法

女人们依次缓缓地走向他，
他站得笔直，戴着无框眼镜，银发，
深色西服，白衣领。管事们不知疲倦地
劝说她们朝着他的声音和双手走向前，
在他温暖的关爱的春雨中
每个人浸沐大约二十秒。哦，亲爱的孩子，
出什么事了，深沉的美国嗓音问道，
然后，几乎毫无停顿地，进入到祈祷者的角色中，
指挥上帝关照这只眼睛，看顾那只膝盖。
她们的头突然被紧紧抱住；然后，

像失败的思想一样被放逐，她们默然离去；一些人
绵羊般羞怯地迷了路，还没有回到她们的
生活；但一些人仍然发僵，抽搐，响亮地
流着深切而嘶哑的眼泪，仿佛某个哑巴
白痴孩子仍然幸存在她们心里，

因仁慈而再次苏醒，以为终于

有个声音单独呼唤她们，有双手伸过来

举起她们，令人轻快；如此喜悦，

她们的舌头仿佛沾染了可卡因，她们的眼睛挤压着悲伤，

一大堆未曾听闻的应答声蜂拥着狂欢——

出什么事了！脸色发青，身着绣花连衣裙，她们在颤抖：

此刻，一切都出错了。每个人心里都沉睡着

一种因爱而生的生命意识。

对某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可以通过爱他人

而作出改变，但对大多数人它一扫而过，

正如她们可能做过的一切，如果被人所爱。

无法治愈。一种正在减弱的巨痛，

正如，融化时，那坚硬的风景在哭泣，

缓缓地在她们中间蔓延——那疼痛，头顶

那正说着“亲爱的孩子”的声音，以及时间所驳斥的一切。

给西德尼·比切特[1]

你拖长的那个音符，渐渐变细，升高，颤动着，
像倒映在水面上的新奥尔良，
所有耳朵里适当的虚假都苏醒过来，

为一些人建一片传奇地，
满是露台、花篮和方阵舞，
每个人都在做爱和分享——

噢，吹奏它吧！让辉煌的斯特利维尔[2]变得安静，
其他人或许会准许，妓院的女孩们
像马戏团的老虎（价格远高于红宝石）

围在他们的椅子旁，假装时尚，
而郁郁不得志的学者们躲在附近暗自点头，

[1] 西德尼·比切特（Sidney Bechet, 1897—1959）：美国爵士音乐家、作曲家。
[2] 斯特利维尔（Storyvilles）：美国新奥尔良红灯区。

像旧格子布被裹挟在人群中。

你的声音落在我身上，正如他们说爱也应如此，
像一声巨大的“是的”。我的新月城[1]
就是你的言语得以理解的地方，

像美好的自然的声音一样受欢迎，
散发着长发的忧伤和刻骨的哀怜。

[1] 新月城（Crescent City）：新奥尔良市的别称。

家多么凄凉

家多么凄凉。仍是被离弃时的模样，
保持着让最后一个离家者感到舒适的姿态
仿佛想将他们赢回来。但是，已无人
取悦，它便就此萎谢，
再无心思将模仿的精致收藏。

它又回到当初，好像
那种尝试事物的激情，
早已跌落无存。你清楚它原是怎样：
瞧瞧那些画，那些餐具。
钢琴凳上的乐谱。那只花瓶。

重访癞蛤蟆

公园里漫步
该比工作舒服：
湖水，阳光，
草地上躺下，

游乐场隐约的嘈杂
远于黑长袜护士——
一个不坏的地方。
对我却不合适。

你在某个午后遇见
他们中的一个：
举步维艰的老瘫痪，
兔眼惊恐的职员，

面色蜡黄的门诊病人

因意外仍神志模糊，
穿长袍的怪物
蜷缩在垃圾深处——

全都躲避癞蛤蟆般的工作，
借口愚蠢或虚弱。
想一想如果你是他！
听着钟声敲响，

望着分发的面包，
太阳被云层遮盖，
孩子们正在回家；
想一想如果你是他，

思量那一回回失败，
在某个半边莲花坛边，
除了屋子无处可去，
除了空椅了无朋友——

不，给我我的文件夹，
我那面包头的秘书，
“先生，要不要把电话接进”：

我还能怎么回答，

当灯光四点钟亮起，
在这又一年年末？
快把手臂伸给我，老蛤蟆；
陪我走过墓场路。

水

假如我被召请
创建一种宗教
我将用水。

去教堂
需涉水而过
晾干，各色衣裳；

我的祈祷文将用
浸泡的意象，
热烈而虔诚地浸透，

我将在东方举起
一杯水
光线从各个角度
无休止地聚集。

降灵节婚礼

那个降灵节，我动身得晚：
　　直到大约
一点二十，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
我那四分之三空着的火车才开动，
所有的车窗都拉下了，所有的座垫都热烘烘，所有
仓促的感觉都已经消失。我们奔驰在
房屋的背后，穿过刺眼的
满是挡风玻璃的街，闻到了鱼码头的气味；在那里
河流平整而广阔的水面开始了，
林肯郡与天水相接。

整个下午，穿过沉睡在内陆
　　连绵数英里的高热，
我们停停绕绕，保持一条缓慢向南的曲线。
经过宽阔的农场，影子粗短的牛群，以及
浮着工业泡沫的运河；

偶有温室一闪而过：树篱
起起落落：不时有青草的气味
取代扣紧的车厢椅布的浓臭，
直到下一个小镇，崭新却毫无特色，
以数英亩拆除了装备的废汽车向我们靠近。

起初，我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停驻的
　　每个小站上的婚礼
所发出的噪声：太阳毁掉了
我对发生在阴影处事物的兴致，
有人沿着长长的凉爽的站台大声呼叫并吹响风笛，
我以为是搬运工在拿着邮件逗乐，
于是继续读书。但是一旦火车开动，
经过他们，才发现全都咧开嘴笑，并涂着发油，
女孩们
拙劣地追赶时髦，高跟鞋加面纱，
所有人都摆出一副犹豫的姿态，注视着我们离开，

好像从一桩大事件的收尾出来
　　向那残存的事物
挥手再见。这使我饶有兴趣，第二次
便更加敏捷地探出头去，更加好奇，

这一次看到了不同的全部：
父亲们外套下系着粗粗的皮带，
额上满布皱纹；母亲们响亮又臃肿；
某个舅舅嚷着脏话；接着是电烫的头发，
尼龙手套和珠宝仿制品，
柠檬黄、紫红，和橄榄赭

将女孩们与其他人不真实地区分。
　　是的，从咖啡店
和几英里远处的宴会厅，以及彩旗装饰的
舞会添建物可以看出，婚礼庆典
正走向尾声。顺着人群
新人上车了：人们站成了圆圈；
最后的彩球和叮嘱已被抛掷，
当火车开动，每张脸似乎都明确知道
刚才他看见什么正在离开：孩子们因沉闷
而皱眉，父亲们从未料到

成功竟如此巨大，又如此滑稽；
　　女人们分享着
某个秘密，像是谈论一个快乐的葬礼；
而女孩们，将手袋捏得更紧，盯着

一幅宗教受难图。终于自由了，
满载着所见的一切，
火车匆忙赶往伦敦，拖着滚滚蒸汽。
现在田野变成了建筑区，白杨树
在马路上投下长长的阴影，一直持续了
大约五十分钟，时间长得似乎

足够整一整帽子，嘟囔一声
　　“真要命，”
一打婚礼已经启程。
人们欣赏着风景，肩并肩坐着
——一座戏院过去了，又一座冷冻塔，
有人跑上前投板球——没有人
想起那些永不再相遇的人，
也不会想到他们的生命应如何保有这一时辰。
我想起伸展在太阳底下的伦敦，
邮区齐崭好像一块块麦田：

那是我们的目的地。火车疾驰，跨过
　　铁轨闪亮的结节，
越过伫立的普尔门列车，拉近了大片爬满
黑色苔藓的墙，行将结束了，这无常的

旅途中的巧遇；它所容纳的
正待被生命变化所能给予的全部能量
加以松懈。火车又慢下来了，
当绷紧的刹车停止，一种
下降的感觉在膨胀，像一阵密集的箭，
被射出视野之外，在某个地方变成了雨。

男人是自私的

噢，没有人能否认
阿诺德不比我自私。
他娶了个女人为的是不让她跑掉，
现在她整天待在那儿，

他浪费生命苦干挣来的钱
被她拿去当作特权，
付孩子们的衣物费和干燥器
以及电热炉，

当他吃完晚饭，
打算读点儿晚报，
结果却“在这面墙上钉颗螺丝钉”——
他根本没时间，

小家伙们满屋子转，
他穿条旧裤子粉刷客厅，
还要写信给他妈妈，
说“你不来过夏天吗”。

比较一下他和我的生活，
真让我觉得难过：
噢，没有人能否认
阿诺德不比我自私。

但是等等，别那么快：
可不可以这样对比？
他追求的是自己的目的，
可不只是让朋友满意；

即使是这样一个错误，
他仍只是为了自己，
玩他自己的游戏。
所以他和我也是一样，

只是我更清楚地知道

我能忍受些什么，

不用他们送来一车子——

或者说我以为我可以。

带一只回家给小家伙们

在薄薄的麦秸上，在毫无遮蔽的玻璃里，
蜷缩在空槽边，它们睡着了：
没有黑暗，没有堤坝，没有泥土，没有青草——
妈妈，给我们弄一只来养养吧。

活玩具就是这么新奇，
却不知怎么很快就死掉了。
把鞋盒拿来，把铁锹拿来——
妈妈，我们在玩葬礼呢。

日子

日子有什么用?
日子是我们的栖身之所。
它们来了，唤醒我们
一次又一次。
日子本该快乐入住:
除了日子，我们还有何处安身?

啊，解答这个问题
得有劳神父和医生
身着长袍
在野地里飞奔。

1914

那些长长的参差的队列
耐心地候立着
好像延伸到
椭圆板球场或别墅公园外面，
帽子上的花边，太阳
在长着八字胡的古板的脸上
咧嘴而笑，一切仿佛是
八月公共节假日的一场玩乐；

还有歇业的店铺，遮阳篷上
褪色的公认的名字，
法寻与沙弗林硬币，
穿深色衣服的孩子们在玩耍
戏称国王和王后之名，
马口铁罐头广告
为可可粉和烟草而设，酒吧

整日敞开着；

乡下也无忧无虑：
地名牌全都雾蒙蒙，笼罩在
开花的草地上，隐蔽着
分界线的田野
沉浸在麦子永无止尽的缄默；
装扮各异的仆人
大庄园里拥有一间小房子，
轿式老爷车后面有灰尘；

再不会有这样的纯真，
从前或以后都不会再有，
它一言不发改变了自己
变成过去——男人们
抛下整饬的花园，
成千上万的婚姻
多持续一会儿：
再不会有这样的纯真。

床上谈话

床上谈话应该最为轻松，
躺在一起追溯久远，
两个人诚实的象征。

然而越来越多的时间默默流走。
屋外，风稍许纷乱，
将天空中的云聚拢，又将它们驱散，

地平线上黑色的城镇堆积。
这一切与我们不相干。没有迹象表明为什么
距离隔绝非比寻常，

要马上找到话语越加困难，
真实的友善的，
或者既非不真实，也非不友善。

又大又凉爽的商店

又大又凉爽的商店卖廉价衣物，
按简单的尺码清楚地陈列
（针织衫、夏日便服、长筒袜，
棕和灰、褐紫红和海军蓝）
魔法般召唤那些黎明就离开低矮的排屋

按时赶往工厂和场院的
上班的人群。
但穿过成堆的衬衣和长裤，
散布着夜间的货摊：
机器刺绣，薄如衬衫，

柠檬黄、宝石蓝、苔藓绿、玫瑰红，
聚酰胺纤维的玩具娃娃和内衣上的
荷叶边堆积成山。想象一下
他们分享那个世界，以为他们的品质

和其中某样东西相配，表明

爱是多么疏离神秘，
或是女人，或是他们所做的事，
或者在我们年轻而不真实的希望里
似乎如此：虚假的，新的，
对非自然的心醉神迷。

关于读书习惯的研究

我把鼻子埋进书里
治好大部分上学不够的毛病，
毁掉眼睛也值得
知道我仍能保持冷静，
熟练地抡起右勾拳
痛打大我两倍的癞皮狗。

后来，戴上一英寸厚的眼镜，
罪恶就是我的云雀：
我和我的大衣以及牙齿
在黑暗中快活得要命。
我用性狠揍女人！
像捏碎蛋白烘饼。

现在读得不多了：那个
在英雄赶来之前

按倒女孩的花花公子，和那
守着零售店的黄脸老兄，
看起来都太过熟悉。见鬼：
书就是一堆废物。

差之千里[1]

看那被弃掷的果核
砸向篮子，滑过地面，
显示越来越少的运气，而越来越多的

失败正越来越早地顺着手臂
蔓延，那未举起的手是安静的，
掌中的苹果未咬。

[1] 原诗标题为 *As Bad as a Mile*，为英文谚语 A miss is as good as a mile 的化用，意指毫厘之差即千里之差。

救护车

像忏悔室一样紧闭，它们穿越
城市喧嚣的正午，毫不理会
那些吸引来的目光。
白灯闪耀，扶手安置饰板上，
它们在任何一个路口停下：
所有街道迟早被它拜访。

散落在台阶或马路上的孩子，
或从商店出来的女人们
穿过不同午餐的气味，霎时看到
一张潦草苍白的脸高耸在
担架的红色毛毯上
被拖进去，安放，

然后感到一种解决的空洞
正躺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之下，

一秒钟体悟到全部，
如此茫然，真实，又持久。
紧闭的门在向后退。“可怜的家伙”，
人们低语，为着自己的痛苦；

因为在死寂的空气里被带走的
是这猝然关闭的失落，
萦绕着接近终点的某事，
而多年来那凝聚其中，
独特而随意的
家庭与时尚的融合，自此

终于开始松散。远离
爱的交换，躺在
无法接近的一个房间，
车辆们全都为它让路，
将必将到来的带得更近，
缓重地去往我们全都要去的地方。

别处的意义

在爱尔兰是孤独的，因为它不是家，
保持疏远颇为明智。风趣而冷漠的言语，
如此与众不同，使我受到欢迎：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开始了联系。

他们的街道穿堂风盛行，尽头连着小山，隐约
而陈腐的码头的气息，如一座马厩，
鲱鱼小贩的叫卖声，渐渐微弱，
证明了我的隔离，并非不切实际。

生活在英格兰不会有这样的借口：
这些是我的风俗和规矩
拒绝它们可严重得多。
除了这里，再没有别处支撑我的存在。

阳光灿烂的普雷斯坦廷

“请到阳光灿烂的普雷斯坦廷来”
海报上的女郎笑着，
跪在沙滩上
身着白色缎子紧身衣。
她身后，大片的海滨，一座
棕榈掩映的酒店
似乎从她的大腿处伸展
延伸到托胸的手臂。

三月的某一天她被人涂抹。
一连几星期，她的脸上
牙齿断裂，两眼斜视；
硕大的乳头和裂开的胯部
被狠狠刻进去，两腿间的
空处乱七八糟涂画着，
这使她正好跨在

一根隆起的鸡巴和两颗混球上。

署名“蒂齐·托马斯”，又
有人用刀
或什么东西正好戳穿
她添了胡须的微笑的嘴唇。
她太美好，与这样的生活不相宜。
很快，又一阵猛烈的拦腰撕扯
使她仅剩下一只手和些许蓝色。
现在那儿贴的是“战胜癌症”。

第一眼

雪地里学步的羔羊
咩咩的叫声遮蔽了空气，
广袤的冷漠扑面而来，它们
一无所知，除了这不见天日的白光。
初生的羔羊来回跌撞，
在羊圈的外面，它们能找到的
是恶劣而广阔的严寒。

它们在母羊身旁等待，
羊毛湿湿地结成块，那潜藏
在它们周围，同样等待着的，
是世界不可估量的惊奇。
即使知道，它们也无法领会，
是什么将很快醒来并且生长，
全然不同于这些雪霜。

多克瑞和儿子

“多克瑞比你年纪小，
是不是？”教务长说。“现在他儿子在这儿。”
穿丧服的，来客，我点头。“你们
还保持联系吗——”或者还记得
我们过去是怎样站在那张桌前，
穿着黑袍，没吃早餐，带点儿紧张，陈述
对于“昨晚这些小事情”的“我们的说法？”
我试着推了一下过去房间的门：

锁着的。草地宽广，令人目眩地延伸。
熟悉的钟声响起。因为赶火车，我没在意。
运河、云朵和大学从视线里
慢慢消退。但是多克瑞，哎呀，
算到今天，1943 年肯定有人
出生，那时我二十一岁。
如果他年轻一点，那么他得到这个儿子时

才十九、二十岁？他就是那个退学的

衣领高耸的公立学校的小子吗，与被杀的
卡特瑞特合住一间宿舍？嗯，回忆只显示了
一点点……多么少……打着呵欠，我以为
我睡着了，在谢菲尔德的香气
和火炉耀眼的火光中醒来，我在那里转车，
吃了一个糟糕的饼，沿着站台
走到尽头，看排队的人们
分分合合，映照出一片明亮的

全无遮盖的月色。没有儿子，没有妻子，
没有房子和土地，看起来似乎仍很自然。
只有一种麻痹记录着震惊，
发现多少东西从生命中消逝，
与他人多么疏远。多克瑞，现在：
才十九岁，肯定已经开始存储
他想要的东西，甚至能够……
不，这不是区别：更准确地说，

他多么笃信他应该拥有更多！
为什么他认为增加就意味着增强？

对我来说只是减弱。这些
天生的臆想来自哪里？不是来自
我们认为最真实的东西，或最想做的事：
那些执拗紧紧关闭，像门一样。它们更像是
与我们的生活随行的一种态度：有时是一种习惯，
有时它们突然凝固，变成我们得到的一切

以及得到它们的方式；回头看，它们
像沙滩上的云升起，浓厚而低垂，
对多克瑞来说表现在一个儿子，对我来说一无所有，
缺少一个儿子苛刻的恩惠。
生命首先是厌倦，然后是恐惧。
不管我们是否利用，它都会过去，
留下那些隐藏不见未被选择的东西，
以及岁月，然后是岁月最终的结尾。

无知

奇怪的是一无所知，从未确定
什么是真，是对，是实，
却强迫自己胜任，或“我这么觉得”，
或者“哦，看来的确如此：
一定有人知道。”

奇怪的是对事物运行的方式一无所知：
它们获寻需求的技巧，
它们对形状的感觉，和种子的适时播撒，
以及求变的意志；
是的，这太奇怪，

即使穿着这般知识的外衣——因为我们的肉体
用它自己的决定包围我们——

却仍在蒙昧不清里消磨了一生，
而这些，在人之将死
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回溯

“那是首可爱的曲子”，我听到你
在令人不满的大厅里叫嚷，
朝着令人不满的房间，那里
我正懒散地一张接一张地播着唱片，
待在家里消磨时间，这是你
如此期盼的。

那是奥利佛的河畔布鲁斯[1]。而现在，
我想，我将永远记得
那些古老的黑人怎样将串串音符
从芝加哥的空气里吹出，进入
一只巨大的记忆中的前电子时代的小号，
在我出生后的那年，
三十年后搭起这座出人意料的桥，

[1] 指金奥利佛（King Oliver）的爵士乐唱片 *Riverside Blues*（1923），拉金喜欢的爵士乐唱片之一。

从你令人不满的年纪
通向我令人不满的壮年。

的确，尽管我们的要素是时间，
但我们并不顺应那些在我们生命的
每个瞬间展开的长远图景。
它们把我们和失败连在一起：更糟的是，
向我们展示我们的所有，像它曾经那样，
从未衰减，就好像
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我们仍能这样拥有它。

往日的浪荡

约莫二十年前
两位姑娘来到我工作的地方——
一朵胸乳饱满的英国玫瑰
和她那我尚敢攀谈的眼镜女友。
那些日子里这张面孔点燃
所有的一切，我怀疑
还有谁能拥有她那般的脸庞：
但我带出去的却是她的朋友，

自那以后的七年里
写了四百多封信，
赠送一枚十基尼的戒指
最后又被收回，约会在
无数的教堂城市
不为牧师所知。我相信
我曾遭遇过美两次。两次她都努力

（所以我这样认为）不作开口大笑。

分手，在大约五次
演练之后，是一致认为
我太自私，沉默少言
容易爱得厌倦。
好吧，了解这点也不无用处，
我的皮夹子里仍是两张快照，
饱满的玫瑰戴着毛皮手套。
不幸的魔咒，或许。

本质的美

大如房间的框架面朝各个方向，
巨大的长条块充斥街道尽头，
屏幕里，蛋奶糕遮蔽了坟墓，车用机油
和鲑鱼块的赞美掩盖了贫民窟，
这些摄影精致的树林永远闪现着，
告诉人们生活应该怎样。在排水沟上方
一柄银刀插进金色的黄油，
一杯牛奶立在草地上，
和谐美满的家庭，在晴朗的
仲夏天气里，把他们的微笑，他们的汽车，
甚至他们的青春都投影在那小立方体上，
每只手都伸向它。这些，和深深的扶手椅
与睡前用过的杯子以及加热棒
（煤气或电流）并排摆放，轮廓模糊的猫
躺在温暖垫子上的拖鞋旁，
对落雨的街道和屋外的广场无动于衷，

那里是它们的天下。更确切地说，它们安静地
挂在那里，宣告着纯白的面包皮，纯净的泡沫，
纯粹的寒冷，超越世界之外，我们平凡的
不完美的眼睛追寻着那一切所栖居的家，
而这里没有什么新的或被彻底洗净的事物。
在那里，黑橡装饰的酒吧
满是从网球俱乐部里出来的穿白球衫的人，
而那在男厕所里把心都快呕出来的男孩
恰好错过他们，这时领养老金的人
多付半便士要了一杯老奶奶寿衣茶，
品味余生，而垂死的吸烟者感觉到
她正穿过某个光影斑驳的公园朝他们走来，
在波纹凌乱的水上，
没有火柴点亮，也没有被拉得更近，
此刻她仿佛重新显现，
微笑着，清晰可辨，然后渐渐变黑。

一无所获

那时站在挂着表链的
肚皮下方，
“告诉我真相，”我说，
“教给我世界运行的方式。”
那里所有其他的小伙子
都渴望着打一场架，
但我认为这种要求不正当：
寻衅滋事。

于是他拍拍我的头，声音浑厚，孩子，
你的眼里没有青春：
坐在这儿，看着事情
一触即发，击打生活
变成无人见过的形状——
你敢直视它吗？
噢谢谢你，我说，噢好的，

于是坐下等待。

现在生命已过一半，
在阴暗的早晨我迎面遇见
野兽般的面容，被意外的打击
摧折得扭曲狰狞。
这证明了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就这样度过了青年时代，
循着那老套的不可改变
无法摆脱的轨迹，这就是真相。

下午

夏天正在凋零：
树叶一片两片
从围绕新游乐场的
树上飘落。
在下午的空洞里，
年轻的妈妈们聚拢在
秋千和沙坑旁，
放任着孩子们的自由。

在她们背后，时常，
站立着熟练交易的丈夫们，
和一屋子待洗的衣物，
还有照相簿，写着
“我们的婚礼”，躺在
电视机旁：
她们面前，风

正毁坏她们恋爱的地方，

那里仍是恋爱的地方，
（但情侣们都在学校里），
而她们的孩子，如此专注于
寻找更多未成熟的橡果，
巴望着带回家去。
她们的美已经变深。
有些什么正推着她们
走向各自生活的边缘。

一座阿伦德尔墓

肩并着肩，面目模糊，
伯爵和夫人躺在石墓，
他们体面的气度隐隐可见，
自接合的盔甲，僵硬的褶皱，
还有那微弱的荒诞的暗示——
他们脚下的小狗。

这种前巴洛克风格的朴素
几乎不能留住视线，直到
看见他左手的护手套，仍旧
空空地攥在另一边；然后
发现，带着锋利而温柔的震撼，
他的手抽回，握住她的手。

他们想不到会躺这么久。
雕像中的这种忠诚

正是朋友们看到的细处：
雕刻者摆脱受人托付的
腻味的优美，为了环绕底座的
拉丁姓氏能流传更久。

他们猜不出，从多早开始
在他们仰卧静止的旅程
空气将变成无声的伤害，
赶走墓穴衰老的住民；
也猜不出，后来者的眼睛多久以后
开始打望，不再细品。他们僵硬地

坚持，牵手，跨过时间的
弧度。雪，不期而落。阳光
在每个夏天挤进草丛。明亮
而杂乱的鸟鸣撒落在同样
撒满尸骨的大地。而路上
无尽的变幻的人流涌来，

冲刷掉他们的身份。
而今，无助地躺在
一个非纹章年代的坟墓，一个烟雾的

低谷，在缓慢漂浮的混乱里，
在历史的碎片上，
只有一种姿势保留：

时间已使他们变得
不真实。无意而为的
岩石的忠贞，已慢慢变成
最后的徽盾，为了印证
我们的一丝直觉几近真实：
爱，将使我们幸存。

高窗

（*High Windows*，1974 年 6 月）

去海边

跨过那隔开马路
和岸上水泥道的矮墙，
突然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事——
海滨的小小快乐。
一切都拥挤在低矮的地平线下：
陡峭的海滩、蓝色的海水、毛巾、红色泳帽，
安静的小波浪在温暖的黄沙上
重复着新的溃散，更远处
一艘白色的汽船陷在下午——

仍在继续，所有这一切，仍在继续！
躺下，吃喝，听着海浪入睡
（耳朵贴近晶体管收音机，在天空下
听起来真够平淡），或轻轻地走来走去，
领着含糊不清的孩子们，衣服上镶着白褶边，

在庞然的空气里手舞足蹈，或沿路推着
僵硬的老人，让他们感受
最后一个夏天，显然一切照旧，
一半是年年的喜乐，一半是习俗，

就像那时，我自得其乐，
在沙滩上找寻著名板球运动员，
或者，往前回溯，我的父母，听着
海边同样的嘈杂，初次相识。
如今却感觉陌生，我望着晴朗的景色：
同样清澈的海水涌上光滑的卵石，
远处泳者微弱的抗议的尖叫
顺着海边传来，然后是廉价的雪茄，
巧克力纸、茶叶，以及岩石

之间，生锈的汤罐头，直到最早的
几户人家开始跋涉着回到车里。
白色的汽船已经消失。像哈了气的玻璃，
阳光已变得浑浊不清。如果完美天气里
最糟糕的是我们的缺失，
那么也许是这些人出于习惯做得最好，

年复一年笨拙地来到水边
脱掉衣服，以玩笑的方式教育他们的
孩子；也帮助老者，正如理所应当。

哀悼怀特·梅杰

我把四块冰
叮当作响放进玻璃杯，又加了
三杯杜松子酒、一片柠檬，
让十盎司的奎宁水放出
大口的泡沫，直到它彻底
覆盖其他一切，
我举杯致以个人的哀悼：
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他人。

当其他人穿戴得
衣冠楚楚，
我坚持这样看待那些人，
他们以为我只是表露迷惑；
这对他们或我没有影响，
但所有相关的人却因此
（或我们这样以为）更为困惑，

相较于我们每个人都未能理解。

一个正派的小伙子，一个真正的好人，
非常诚实，最好的一个，
一个好心肠的人，一个老实人，一个受摆布的人，
远远超出其他人；
有多少生命将会更黯淡，
如果他不在这人世间？
这是我认识的最洁白无瑕的人——
尽管白不是我最爱的颜色。

树

树正长出新叶
好像某事呼之欲出；
初绽的嫩芽悄然舒展，
点点新绿恰似某种幽怨。

是否它们再获新生
我们却颓然老去？不，它们也会死亡，
它们簇然一新年年如是的把戏
正被刻写在树的年轮。

永不静歇的树丛依旧摇曳
在成熟稠密的年年五月。
去年已死，它们似在诉说，
开始重生，重生，重生。

生活

I

我和农夫打交道，还有舀勺和饲料之类的事物。
每三个月我为自己预定好
那家——酒店——三天一百英镑。
酒店杂役提着我简陋的旧皮箱
送到楼上的单人房，我挂上我的帽子。
一杯啤酒，然后“晚餐”，用餐时
我读——《郡府时报》(*Shire Times*)，从汤到炖梨。
出生，死亡。售卖。警察法庭。汽车备件。

然后，吸烟室里喝威士忌：克拉夫、
玛格特、船长、沃特森医生；
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亏空倒霉的人，
政府关税，工资总额，股票价格。

烟雾在灯光下漂浮。墙上的画
使人发笑——狩猎、沟渠，无人介意
或注意的东西。从酒吧传来
多米诺骨牌的声音。我起身兜了一圈。

后来，广场空了：一大片天空
消失在港湾里，像一条金色河流的
河床，而海关大楼的办公室
仍然亮着灯。我裹在前军队被单里
昏昏欲睡，不知为什么
觉得值得一来。父亲已经去世：
过去是他的，但现在家业是我的。
是时候改变了，在 1929 年。

II

七十英尺以下
海水向上爆炸，
反复地，垂涎着
离开码头台阶——

奔跑的泡沫，充满喜悦！

礁石盘绕着重回视野。
珠蚌、帽贝，
信奉着它们的顽强，
在冰冷的滑行中——
小家伙，我爱你们！

白天，天空渐渐变成
葡萄黑，在灌进海水的
未播种的骚动的田野上方。
无线广播摩拳擦掌，
告诉我别的地方：

气压计下降，
港口因风暴而关闭，
船队像猎狗群一样被禁锢，
愁闷小旅馆里的火
炙烤着大海的景色——

不提这一切！
到夜里，雪突然转向

（噢散漫的飞蛾的世界）
穿过凝视，飞越
皮革般漆黑的水面。

光芒照拂下，
我摆好盘碟和勺子，
随后，占卜的扑克牌。
亮灯的搁置的航船
像疯狂的世界摸索着向西航行。

III

今晚我们进餐，耶稣不在
（夜间的雾气并不令人喜欢）；
港口绕行得越快，
话题就越轻易被提起，
哪个受俸牧师的推荐看起来最公正，
来自斯内普[1]的木头会卖得什么价钱，
女性外阴的名称，

[1] 斯内普：英国小镇名。

为什么犹大像是刽子手？

烛火变得微弱，然后胀大，
我们的男管家斯塔伍林在堆木头，
又在屏风后放了把便壶
（比去厕所便捷）。
酒让脾气升温，脸色变红：
赌咒发誓的胡言乱语满天飞，
关于感冒发烧，复活，
弑君罪和兔肉饼。

周围的田野寒冷而泥泞，
附近鹅卵石街道寂静，
一个公费大学生在他的书房里哆嗦，
厨房的猫已完成一次捕杀；
钟声讨论着时间等级，
积满灰尘的架子上留着祈祷和证词：
仰望，迦勒底星座
在拥挤的屋顶上空闪烁。

忘记做过的事

停止写日记
对记忆是打击，
是空白的开始，

伤口不再结疤，
以这样的词语，这样的方式，
成为冷酷的苏醒。

我想要它们结束，
仓促地埋葬，
回头望时，

像战争和冬天
消逝在昏暗童年的
窗子后面。

这空白的页码怎么办?
它们本该填满,
由它去吧, 成为注视中的

华美回忆,
日子里, 花开了,
鸟去了。

高窗

当我看见一对年轻人，
猜想他在操她，而她
在吃避孕药或戴子宫帽，
我知道这是天堂，

每个老年人都曾毕生梦想——
束缚和姿势被推向一边，
像一架过时的联合收割机，
而每个年轻人顺着长长的滑道

滑向幸福，无休无止。我不知道
四十年前，是否也有人看着我，
并以为，那就是生活；
不再有上帝，不用在黑暗中

为苦境而焦虑，也不必藏匿

你对神父的看法。他
和他的命运将顺着长长的滑道一路滑行，
像自由的流血的鸟。随即到来的是

关于高窗的思索，而非词语：
那蓄含阳光的玻璃，
在那之外，是深湛的空气，昭示着
虚无，乌有，无穷无息。

星期五晚上在皇家车站酒店

灯光幽暗向下铺展，光束从高处
投射在空空的椅子上，
桌椅相向，被染上光影各异。
透过敞开的门扇，餐厅宣告
刀叉与玻璃酒杯更深的孤独，
沉默如地毯铺设。看门人读着
未售完的报纸。时间流逝，
所有的销售员都已返回利兹，
留下满满的烟灰缸在会议室。

走廊里空无一鞋，灯光燃烧着。多么
孤绝，如一座堡垒，它是——
印了抬头的信纸，准备写回家的
（如果家存在）流浪中的信：现在
夜晚降临。村庄背后水波迭起。

老傻瓜们

他们以为发生什么事了，老傻瓜们，
让他们变成这样？他们是不是总以为
当你张大嘴巴满口胡说，
笑得无法自制，记不起今早谁打电话来了，
这就是更成熟？或者，只要他们愿意，
就能把事物变回从前，当他们整晚跳舞，
或参加婚礼，或在某个九月扬起手臂？
或者他们以为真的一直没有变化，
而他们总是表现得仿佛残废或僵硬，
或终日呆坐，做着微弱而连绵的梦，
看着光线移动？如果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也不能），这就奇怪了：
　　为什么他们没有尖叫？

死时，你们破碎：那些曾构成你的碎片
开始迅速地永远飞离彼此，

无人看见。这只是遗忘，没错：
以前我们拥有过它，但接着它就开始终结，
并始终融入到一种独特的努力中，
催开那朵此在的
千万重花瓣的花。下次你就不能假装
还有别的什么。而这些是最初的迹象：
不知道怎样，也没听到是谁，选择的能力
就消失了。他们的样子表明他们势必受惩：
灰白的头发，癞蛤蟆般的双手，枯成线条的李子干的脸——
他们怎能忽视？

也许变老就是你的脑袋里有许多
亮灯的房间，而房间里的人，在演戏。
你认识的人，还不是太叫得出名字；每个人都隐隐可见，
像一个被修复的深深的失败，从熟识的门口转弯，
点亮一盏灯，在楼梯口微笑，从书架上
取出一本熟悉的书；或有时仅仅是
房间本身，椅子和一堆燃烧的火，
窗前开花的灌木，或是太阳
留在墙上的微弱的亲密，在某个孤独的

停雨的仲夏黄昏。那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不是此时此地，而是曾发生过一切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给人

一种困惑的心不在焉的感觉，想要待在那儿，
却待在这里。因为这些房间变得越来越远，留下
无力的寒冷，不变的衣着和喘息的
眼泪，而他们蜷缩在
消失的高山下，老傻瓜们，从来没有感觉到
它有多近。这一定是使他们安静的事物：
无论我们去哪儿那总是待在风景中的山峰
对他们来说只是高地。他们是否永不知道
是什么正把他们往后拖，它又将如何结束？不是在夜里？
不是在陌生人来的时候？决不是，贯穿
整个可怕的颠倒的童年？噢，
　　我们会发现的。

消逝，消逝

我以为它会持续我的一生——
这种感觉，以为在城镇之外，
总是会有田野和农场，
山村的乡巴佬可以爬上
这些还没砍倒的树；
我知道报纸上会有

对于老街和分层式购物的
错误的担忧，但到目前为止，
总有一些留下来；
当老城区隐退，
阴冷的高层建筑到来，
我们总能坐车逃走。

事物比我们顽强，正如
大地总会作出回应，

无论我们怎样粗鲁地对它；
把污物扔进大海，假如必须：
潮水随后又会变得干净。
——但如今我什么感觉？怀疑？

或仅是，年月？ M1 咖啡馆里
都是年轻人；
他们的孩子们嚷着要更多东西——
更多的房子，更多允许停车的地方，
更多拖车露营地，更多薪水。
在商业版上，二十来个

戴着眼镜咧着嘴笑的人批准了
某个收购投标，许诺
百分之五的利润（出海口
再多百分之十）：把你们的工厂
迁到没遭破坏的山谷里去
（灰色地带补助）！而在夏天
当你想要去往
大海……
　　此刻，似乎
发生得如此迅速；

尽管尚有空闲的土地，
不知怎么头一回我感觉到
这不会再持续下去了，

在我断气之前，它们全都
会被砖墙围住，
除了旅游区——
欧洲第一贫民窟：这个角色
不难赢取，
有这帮骗子和妓女。

那将是消逝的英格兰，
阴影、草地、乡间小路、
市政厅，雕刻的唱诗班的圣坛。
还会有书；它会在美术馆里
苟延残喘；但留给我们的一切
将会是混凝土和轮胎。

大多数事物绝非注定。
这件事也不是，很有可能：但贪婪
和垃圾抛撒得太厚，

现在已无法扫清，也无法捏造
借口使它们全都成为需要。
我只是想它会发生，很快。

玩扑克牌的人

扬·范·霍格斯普摇摇晃晃走到门边，
在黑暗里小便。屋外，雨水
沿着深深的泥泞小巷流进马车的车辙里。
屋里，德克·多格斯托德给自己又倒了点儿酒，
用火钳夹了块煤渣到土炉里，
冒着烟。老普瑞克应着风声打呼噜，
骷髅脸上映着火光；后面有人喝着麦芽酒，
撬开河蚌，向着挂火腿的椽木
用沙哑的声音低声哼唱关于爱的小曲片断。
德克在发牌。湿漉漉的百年老树
在这间亮着灯光的窑屋上空的暗无星光里
砰然作响，扬在屋里转过身，放了个屁，
朝炉栅啐了一口痰，撞到了心上的女王。

雨，风和火！这隐蔽的，粗野的安宁！

大楼

比最气派的酒店还高，
这发光的蜂巢几里内都能看见，瞧，
在它周围密集的肋骨般的街道高低起伏，
像从上世纪发出的一声巨大的叹息。
勤杂工们邋里邋遢；入口处不断停靠的
不是出租车；大厅里
匍匐植物们也垂下一种可怕的气味。

那里有平装书，和斟得满满的一杯茶，
像机场的酒吧，但那些温顺地坐在
成排的钢椅上把撕烂的杂志翻来翻去的人们
并非远道而来。更像一辆本地的公共汽车，
这些户外衣着和塞得半满的购物袋，
以及焦躁而顺从的脸，尽管
每隔几分钟就有某个护士过来

将某人带走：其余的重新续过水的
茶杯回到茶托，咳嗽，或扫视座椅下方
找寻掉落的手套或卡片。这些人，陷入
一种古怪的空茫，家和名字
突然被搁置；有人年轻，
有人年老，但大多数处于茫然境地，渴求着
终极的选择和最后的希望；这里

所有人都在忏悔做错了某事。
肯定是某种严重的错误，
瞧瞧它需要多少层楼，到现在
它已变得多高，需要花多少钱
去试着纠正它。看看时间，
某个工作日的十一点半，
而这些人已被拣选出；看，当他们爬上

指定的楼层，他们的眼睛是怎样
彼此相望，猜测着；路上
有人被轮椅推过，穿着洗破的病房服：
他们也看着他。他们很平静。意识到
是这共同的新事物使他们平静，
因为穿过这些门是房间，穿过那些也是房间，

还有更多的房间，每一间都更遥远，

更难以从中回返；谁知道
他将看到哪个，何时看到？此刻，等待吧，
俯看庭院。外面似乎足够古老：
红砖，落后的管道，从它旁边走过
去往免费停车场的人。然后，经过大门，
车流；一座上锁的教堂；斜坡排屋的短街，
男孩们在那里用粉笔记录着游戏，而发型时髦的女孩们

从干洗店取回她们的单件衣物——噢，世界，
你的爱，你的机遇，全都远在
这里任何手臂的伸展之外！如此不真实，
一个动人的梦，我们全都被哄入梦，
又从中各自醒来。在梦里，狂妄
和自我保护的无知凝结起来
支撑着生活，只有当他们

被叫到这些走廊来时（因为此刻护士
再次招手示意——）才会坍塌。每个人都起身，
终于离去。有些人将在午餐时出去，或四点钟；

其余的，因为不了解情况，已加入到
那看不见的集合中去，一排排白色的座椅
区分开以上这些人——女人，男人；
老人，年轻人；此地接受的唯一硬币

粗糙的刻面。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即将死去。
还没有，也许不在这儿，但最终，
会是类似的某个地方。这就是它的含义，
这砍削光滑的悬崖；一种超越死亡之念的
挣扎，因为如果它的力量不能
胜过教堂，便没有什么能够抵抗
那来临的黑暗，尽管每个夜晚人们都尝试如此，

以奢侈的，虚弱的，抚慰的花朵。

后代

杰克·巴洛考斯基，我的传记作者，
把这页拍摄在微缩胶卷上。坐在
肯尼迪的他的空调小屋里，
身着牛仔裤和运动鞋，他用不着隐藏
对于命运的一些轻微的不耐烦：
“我被这老笨蛋缠住至少一年了；

我想在特拉维夫[1]的学校教书，
但迈拉的家人”——他做了个钱的手势——
“认为我应该有终生职位。当有了孩子——”
他耸耸肩。“讨厌得要死，这个研究路线；
等我把这讨厌鬼甩开，
就会有一两个学期的假期

着手抗议剧院的工作。”他们都站起身，

[1] 特拉维夫（Tel Aviv）：以色列西部港市。

走向可乐自动售货机。“他什么样？
天，我告诉你。噢，你知道那玩意儿吧，
心理学新生那脏兮兮的课本，
不是出于抱怨或发生了什么事——
是天生就一团糟的老土的家伙。”

都柏林式

沿灰泥小街，
天色青灰，
午后的薄雾
将光线引入
赛马指南和玫瑰花坛上方的商店里，
一列送葬队伍经过。

灵车在前，
但随后跟着一群街头妓女，
宽阔的饰有花朵的帽子，
羊腿袖，
长至脚踝的裙子。

有一种盛大的亲切的气息，
仿佛他们正向自己喜爱的人
致以敬意；

有人雀跃了几步，
灵巧地拎起裙子
（有人拍手示意时间），

也有巨大的悲伤。
当他们走远，
传来一个声音，唱着
基蒂，或凯蒂，
仿佛那名字曾经意味着
所有的爱，所有的美。

向政府致敬

因为缺钱，明年我们
将带士兵们回家，这没什么。
他们曾保卫，或维持有序的地方，
必须保卫他们自己，使自己安然有序。
为了家里的自己我们想要钱
而不是工作。这没什么。

很难说谁想让它发生，
但现在它已成既定，无人介意。
那些地方很遥远，不是这里，
这没什么，从我们听到的消息，
那儿的士兵们只是制造麻烦。
明年我们的头脑将会更轻松。

明年我们将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
因为缺钱，它把它的士兵们带回了家。

那些雕像仍将站在同样的
树木围裹的广场上，看上去几乎一样。
我们的孩子们不会知道这是一个不同的国家。
现在我们希望能留给他们的一切就是钱。

这就是诗

他们搞糟了你，你妈咪和爹地。
也许不是有意，但事实如此。
他们将自己的毛病塞满你
再加点儿别的，特意为你。

但他们也被搞糟
被衣帽老土的傻子，
他们一半时间虚情假意
一半时间吵个你死我活。

痛苦代代传递。
像海滨沙洲越陷越深。
趁早跳将出去，
可别再养什么孩子。

多么远

多么远，年轻男子们启程，
沿着山谷，或者眺望
绿色的海岸越过盐白色张帆索
起伏不平。

牧牛人，或者木匠，或仅仅
渴望在清晨前
离开婚配的村庄，
簧风琴在小小的甲板上

弹奏，穿过磨损的水的悬崖
或深夜
那摇摆不定的星星下的甜蜜，
当统舱里洗衣的姑娘

偶尔的一瞥

无止尽地枝蔓交错。
这就是年轻，
对这惊异世纪的设想，

像店里的新衣，
双脚印出的巨大的决心
指引着他们的走向，
零乱的窗子魔法般变出一条街。

悲伤的脚步

小便后摸索回床，
我拉开厚窗帘，惊讶于
急速的云，清透的月光。

四点钟：楔形花园躺在
深邃的，风声掠过的天空下。
关于这点有些可笑，

月亮冲过云层的方式，云朵
随风吹送，仿佛硝烟各守一旁
（夜空下的屋顶被石青色的光擦亮）

高耸，荒谬，孤立——
爱的菱形盾！艺术的大奖章！
噢，记忆的狼！无与伦比！不，

有人在轻轻颤抖，仰头望天。
那种坚硬、明亮，和素朴，
来自广袤注视的深远的纯真

提醒人想起年轻时的力量
和痛苦；它无法重回，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永不衰退，在某个地方。

太阳

悬挂的狮面
于一无装饰的天心
散溢，
你安静地站立，
孤单无茎的花朵
多么无助，
你不求回报地倾泻。

眼睛望你
被距离简化
成一个光源，
你烈焰的花瓣的头
永无止歇地爆炸。
热是你黄金的
回声。

熔铸在

孤单的地平线，

你坦荡荡存在。

我们时时不息的索求

像天使攀爬又回返。

如一掌开阔的手

你永恒地给予。

奇迹迭出的一年[1]

性爱始于
1963 年
（对我来说已是相当晚）——
在查特莱禁令[2]结束
与首张披头士密纹唱片之间。

在那之前，一直仅有
某种讨价还价，
某种因戒指而起的争吵，
某种羞耻，从十六岁开始
并向一切扩散。

[1] 原文标题为 *Annus Mirabilis*: 拉丁语，意为“奇迹年”，源出 17 世纪英国诗人约翰 · 德莱顿 (John Dryden) 的长诗 *Annus Mirabilis:1966*，该诗歌颂英格兰舰队战胜荷兰舰队的丰功，以及 1666 年伦敦城浴火重生的奇迹。

[2] 查特莱禁令（Chatterley ban）：指英国作家 D. H. 劳伦斯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被禁一事。

然后突然争吵下沉：
每个人都感觉相同，
每种生活都变成
一次辉煌的倾家荡产，
一场绝不能输掉的比赛。

所以生活永不可能
比 1963 年更好
（尽管对我来说已经够晚）——
在查特莱禁令结束
与首张披头士密纹唱片之间。

讽刺诗[1]

妻子和我叫来一群狗屎，
浪费他们和我们的时间：也许
你愿意加入我们？猪屁眼儿里鬼混，朋友。
白昼将尽。
煤气炉在呼吸，树木暗中摇摆。
于是亲爱的沃罗克·威廉斯：恐怕——

真可笑，想独自一人多难。
我可以消磨掉一半夜晚，如果愿意，
举着杯淡雪利酒，斜着身子
接住某个娘们儿的口水，
除了时尚杂志她什么也没读过；
想想所有那些径直流进虚无的

空闲时光，充斥着

[1] 原诗题目为法语（Vers de Societe），意为“轻松诙谐的讽刺诗”。

餐叉和面孔，而不是
守在灯下，听着风声，
望见窗外月亮被空气磨利，
瘦成一片刀刃。
一种生活，然而它被多么坚定地灌输

所有孤独都是自私的。现在没有人
相信穿着长袍端着盘子
与上帝（他也走了）交谈的隐士；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人们对你好，这意味着
你总得有所回报。
美德是社会性的。然后，这些老一套

把美德当儿戏，就像去教堂？
有些事令我们厌烦，有些事我们没做好
（问问那蠢驴的傻瓜研究），
但试着感受，因为，无论多么粗糙，
它们都向我们展示了应该的一切？
那，太微妙。也太正经。噢，见鬼，

只有年轻人才能自由地独处。
如今交往的时间更短了，

而坐在灯旁带来的，更多的
不是平静，而是别的东西。
灯光之外站着失败和懊悔，
亲爱的沃罗克·威廉斯在低语：哎呀，当然——

星期六会展

对会展来说，天气阴沉了点，但汽车仍堵塞了狭窄的车道。

里面，赛场上，裁判已开始：狗
（腿往后缩，伸出尾巴）和小马（鬃毛
被反复捋顺，为使头脑平静）；那边，绵羊
（切维厄特羊和黑脸羊）；树篱边，尖啸的木头
（链锯比赛）。每一场都有热心的观众。
在主赛场，更多的裁判员聚在吉普车旁：
跳跃比赛即将拉开。广播，急切而喧闹，

撞击着一个在帽沿围了一圈一英镑钞票的男人的吹嘘声
和一块亮灯的布告牌。不只有动物：
珠子摊位，气球人，银行；一个啤酒大帐篷
半掩着一个帆布男厕；一个卖粗花呢的帐篷，
另一个，卖夹克。人们在大稻草骰子般的

大包货物上四散坐着。连接每个赛场的空间
都非常狭小，孩子们在那里吵闹，无拘无束，
而他们的父母带着漠不关心的表情望着四面八方。

稍晚，摔跤开始了；一大圈人；之后是汽车；
之后是树木；之后是暗淡的天空。两个穿杂技演员紧身衣
和刺绣运动短裤的年轻人彼此拥抱；在草地上摇晃着，
僵直着腿，两人扭打中。一个跌倒：他们握手。
又有两人开始，一个头发灰白：不过，他赢了。他们扭打不多，
当长时间的静止的紧张状态结束在失衡中，
其中一个躺在地上，并未受伤，而另一个站着，
捋着头发。哦那里还有其他的能手——

那又长又高的栽培和制作帐篷，人群慢吞吞走过
铁丝捆绑的木桌旁，注视着擦洗干净的间隔排列的
土产品：发白的大葱像教堂的蜡烛，六个
蚕豆荚（其中一个爆开了），叶子发亮的深色卷心菜——
一排排单个的高级品种，接着是（在有花边的

纸垫上）乳制品和厨具；四个褐色的蛋、四个白色的蛋、

四个粗朴的松饼、四个煎制的松饼[1]，手艺精湛的

古老技艺。之后，羊羔手杖、小地毯、

刺绣、针织帽、篮子，全都物有所值，全都工艺精良，

不过略输蜂巢。外面，跳跃比赛已经结束。

年轻人大声喝斥着比赛中跑了两圈的

他们的小马；然后是技巧赛，音乐马步，

滑落马背，骑无鞍马，马驹们被混乱的号令

拖来拽去，毫不介意。这时，在背后，

像移动的风景，马棚在挪动；每个人都

朝着货物入口慢慢走去，跌跌撞撞，去往

遥远的农场。那个一英镑纸币的男人溜走了。

停车场人影稀疏。他们正把跳栏装上一辆卡车。

现在回到私人住址，回到高高的只有一条独街的

小石村里的大门和灯，黄昏时村里空荡荡的，

[1] 原文为 dropped scones，指一种老式方法制作的松饼，即把稀释的面糊直接放落煎锅中煎制，类似薄煎饼，故名 dropped scones。

回到小城镇的小街（体育决赛传进
前门，小块农圃延伸至铁路）；
现在回到秋天，离开那曾把他们带到这里
看星期六会展的结束了的夏天的空壳——

带着猎犬的男人，穿着毛料的养狗的女人，
跨在马鞍上出风头的孩子们，皱着眉头盯着发胶的
中年主妇，在花园里像鼬鼠一样警惕的
休假中的丈夫，调试汽车头发蓬乱的小子们——
现在，全都回到他们本地的生活了：
回到大篷车上的名字，和挂在厨房的
商务日历；回到谷物交易所
喧闹的场景，回到集市日的酒吧，

回到来临的冬天，正如被拆除的会展
结束，回到工作领域。
让它像力气一样藏在那里，
在销售单和欺诈的背后；是人们做着的某事，
未曾注意到时间如何翻腾，像铁匠铺的烟
遮蔽了更多的事物；是他们共享的某物，
以传统的方式打破年年枯寂而进入
新生的循环。让它永远存在于那里。

钱

钱，每个季度，都在指责我：
　　“为什么让我躺在这儿白白浪费？
我是一切你从未拥有的东西和性，
　　支票一签就能得到。”

于是我看看别人，他们用钱做些什么：
　　当然不会把钱藏在楼上。
如今他们已有另外的房子、汽车和老婆：
　　很明显钱与生活有关

——事实上，它们诸多相像，假如你肯打探：
　　你没法将青春延迟到退休，
无论怎样把薪水存入银行，你攒下的钱
　　最终不过买一把剃刀。

我听见钱在歌唱。好像从偏野小镇的

长长的落地窗往下望，
夕阳里，贫民窟，下水道，
华美而疯迷的教堂。极度悲伤。

割下的草

割下的草虚弱地躺着：
气息短促，
砍倒的草茎微微呼吸。
长长，长长的死亡。

它死在新叶初成的六月
白色的光阴里，
栗子花
和矮树篱雪一般散落，

白丁香低首，
开满野胡萝卜花的小路迷蒙，
而那高高聚拢的云朵
正以夏天的脚步飘离。

爆炸

爆炸那天
阴影指向矿井口：
矿渣堆在阳光下沉睡。

沿着小路走来穿矿靴的男人，
咳嗽声混杂着粗话和烟雾，
挤走清新的宁静。

一个追撵着野兔；撵丢了；
回来手捧一窝云雀蛋；
炫耀着；轻放在草丛中。

他们就这样走过，胡子拉茬，棉裤臃肿，
父亲们、兄弟们、绰号、笑声，
穿过敞立的高高的大门。

午后，传来一阵颤动；母牛
停止咀嚼了片刻；太阳，
嵌在热气的烟霾里，黯然失色。

死去的人继续活在我们面前，他们
正安坐在上帝的屋子里，
我们会和他们迎面相见——

清晰如刻在礼拜堂的被祷念的
文字，一瞬间
妻子们看见爆炸的男人

比在他们撑持的生活中更高大——
像镀上金币的颜色，又好像
正从阳光里朝她们走来，

其中一人手里的蛋完好无损。

附录一　未辑之诗

（1940—1972）

最后通牒

但我们必须筑我们的墙，因为我们的本性
使它成为必需，我们还必须造船，
航行在它们后面，你瞧。
绝望的忽视，无助的引导，
年深日久的任何时期
提醒我们迁移的需要：
古老的谚语迸出：生活是你们的。

因为在我们的岛上没有火车站，
没有去往和平谷的车票，
没有商船和海鸥经过的码头。

记住你还是孩子时读过的故事
——遭遇海难的水手抓住
它的刀、树干，和藤蔓而获得平安——因为现在
你必须逃离，否则说“不”即为毁灭。

故事

年轻时他厌倦熟悉的风景：
从容的浅山，飞过岩石的
单调的鸟群；厌倦想起
那些乡村的孩子和他们顽皮的话，
他抛弃小小的土地去了南方，
忽然明白他企盼的谎言
在居民们诱惑的嘴里，
在沼泽地旁的教堂，在灼热的蓝天。

生活安定下来。这海市蜃楼里住着他的梦，
他友善的同伴，圣徒，或迎合他心情的
可爱的室友。然而有时候
他会想起他的村庄，不知道
孩子们和那些岩石是否还是老样子。

但是当他再老一点他就忘了这一切。

一个作家

“有趣，但是徒劳。”他的日记写道，
日记里日复一日记录着他的行踪，
除了爱再没对别的什么作过探究；
他知道，当然，没有什么行为获过嘉赏，
没有奖励：尽管眼睛可以
在移动或停顿中看见广阔的美，
它需要期待，不会有长久的酬劳
超越内心深处片刻的掌声。

生活多年，他从未惊奇过：
他愚蠢而欺妄的种族中的一员
曾为他们的罪恶而辩解：意识到
这是只有他才拥有的天赋：
直视这个世界的脸；
这张他看不见的自己的脸。

五月的天气

一个月前田野里
预演开始；
夏天所营建
并信心十足抓住的舞台
被太阳泛光灯一样照着，
被男人们占据。

但是某些部分不对：
人们的姿势
为着吸引而造设，
抵达完美还需练习，
云彩与阳光的平衡
也必须作出调整；

这个五月如此局促，
接下来去学着预备

夏天那记忆深刻的谎言——

在它的每一天之上

如此多的毁灭

是五月所不能察觉。

观察

只有在书中平淡的结局才会发生，
只有在梦里我们才相遇相连，
对于心灵的震撼手已麻木，
未来无视我们徒劳的焦虑；

但是既然往事的潮水正在涌来，
就在我们行走的脚下，是我们呼吸的空气，
那么记住我们唯一的结局便是死亡，
当面具和脸最终剥离。

漫无边际的笑声，和眼泪的偷袭，
机关枪扫荡心灵的渴望，
讲述着不断激发的恐惧的统治。

摇晃、风，吹动他们弯木的枝条，
那里风景如画却不再美好，
也找不到什么可以点燃穷人的火。

瓦解

枕头下奔跑的时间唤醒
投入的情人，以爱之名，
他们被许以梦的尖顶和楣窗；
加入到每一间单人房的房客中，
观察桌子对面的生活，
溶解在他们性爱的迷幻药里。

时间让头发在头上披散，
把冰层铺在修剪过的草地；
为霜雪签订一年一度的许可证，
犁除地里最后的庄稼残茬，
向已知介绍未知，
只有礼貌使它们繁殖；

时间停在几乎一直盘旋着的事物的
屋顶上，一只迁徙的、静止的鸟，

并未预言未来的切口形状里的变化，
而日光显示街道仍然纠缠；
时间指向头脑中的猿猴相机，
对准无处不见的混乱。

神话序曲

一个白皮肤的女孩躺在草地上，
手臂向爱伸展；
金棕色的头发覆着她的脸，
她的两片嘴唇在动：

　　看，我是那飘过深邃天空的
　　最白的云：
　　我是你感觉的十字路口，
　　四季在这里停驻。

她在草地中央站起身，
张开她的双臂；
而她躺过的蹼状的土地
已吞噬她的侧边。

被炸毁的石头教堂

比根扎得更深，
这个凿成又被抛弃的信仰
朝着天空飞溅，
一个祈祷者死在乱石中，
在总是奄奄一息的树木之间；
窗户反射阳光，
而双手仍交叉着祈祷和平，
尽管在他们躺着的地方，
死者在不成形的地上不成样。

因为，尽管比榆树更高，
它永远拒绝污秽，
因为它悬挂的钟
敲响，当鸟儿哑默，
人被埋葬，树叶点燃
每一个冷漠的秋天，

我观望那庄严的前部，

宁静锁入墙壁，

我敬崇那低语的壳。

但这伤口，噢看这僵硬的心

曾受过的伤，

因为，不朽的创造，

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留下

散发辉煌；

而此刻那曾经支撑头脑的事物

能否重建经验，

正如珊瑚在海下萌芽，

尽管无人，噢无人看见它正长成怎样的形状？

堕入地狱的女人[1]

火已成灰：清晨的太阳
在昨夜拉拢的窗帘上描画出
图案的轮廓。牛奶已在台阶上，
《卫报》自拂晓起就在信箱里。

楼上，床还没挨过，从那里
可以看见建设者们的住宅区和主干道，
其间点缀着工人、汽油泵、一辆绿线[2]公共汽车，
以及小块的甘蓝菜地。

但起居室是宝石红：来自哈罗兹[3]的
椅垫，在地板上随处散落，
散发着烟酒的气味，
露丝玛丽坐在椅垫上。双手紧扣。她在哭泣。

[1] 原诗题目为法语 *Femmes Damnées*：意为“堕入地狱的女人”。

[2] 绿线（Green Line）：指伦敦至附近各郡的快速公共汽车线路，因在该线路上跑的公共汽车身涂绿色而得名。

[3] 哈罗兹（Harrods）：英国著名百货公司。

她环顾四周：高雅的墙壁上
（缎带弄丢了，她暗淡的金发垂下来）
满是书籍和照片：“舞蹈”；“有节奏的生命”；
戴着帽子穿着礼服的蕾切尔·威尔逊小姐。

蕾切尔头发卷曲，在她面前伸出手，
眼睑和嘴唇张开着，她的眼神里充满
满足的残忍；她微笑着，
就像野兽对它们刚刚杀死的猎物微笑。

大理石座钟已停。被窗帘遮蔽的太阳
在燃烧：房间热起来了。那里，它出现了，
一个花瓶洒了，水已渗光。
唯一听见的声音是眼泪的声音。

普利茅斯[1]

一箱柚木，一箱檀香木，
盒子里一架黄铜镶圈的小望远镜，
一枚硬币，因磨损太多薄如叶片，
一张金色的被遗忘的脸的最后王国，
这些散乱地堆在房间里，每天闪耀着，
当新造的船只朝着太阳进发。

假如它们曾有任何粗陋、任何瑕疵的话，
一种陌生的气味，所有这些已经消失；
现在它们仅是装饰，或眼睛，
不再认识它们看见过的事物，
变得盲目；伊甸园的河流，血的河流
一度使它们失明，不被理解。

那挑选过它们的双手在一根木棒上生锈。

---

[1] 普利茅斯（Plymouth）：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港市（海军基地）。

让我的双手找到这样的象征吧，
能在漫不经心的日光里被人忽视，
埋首等候半个世纪
才分享机会得以存留，它们已不再梦想
这样的海岸会发出回声，这样的海鸟会尖鸣。

画像

她的手并无恶意：
她的手一门心思
拢住火焰；
风是她的敌人，
一切都在奋力
带给她寒冷和黑暗。

但是蜡和烛心在变短：
这些她如此深情护卫着的东西
终于不顾她的爱怜熄灭了；
她的手不够强壮，
她的手终将垂在身体的两旁，
再没有风会来叨扰，剪断她的悲伤。

奉献者

一些人必须使用镰刀
割草，
以使小路平坦，
为了天使的双脚走过。
一些人修理
锁具，以使参观者
畅行无阻
走向最深处的房间。

一些人不得不努力
签字放弃生活，
正如情人对情人，
或一只鸟用它的翅膀
飞向猎人的包围，
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意识到

永恒的需求。

而如果他们离去，
祈祷，乃是为了满足，
如果鸽子的双脚
栖息在镰刀的柄上，
栖息一次，然后离开
熟悉的事物。此后，它们等待的
只是更寒冷的降临，
和蜡烛的熄灭。

朴质

语言像雌鸟翅膀一样朴实，
不撒谎，
不对事物过多修饰——
太害羞。

思想如同便士曳足而转，
跨过每个朝代，
磨损至最纯粹的意义
依然存在。

野草本不许生长，
却渐渐
开出了花，尽管
无人看见。

小说和读者

给我刺激，读者说，
给我乐子；
我不关心你怎么成功，或者
挑选什么题材。
选择你完全了解的
听起来像真实生活的东西：
你的童年，你老爸钉木桩，
你和你老婆怎么睡觉。

但这还不够，除非
你让我感觉良好——
无论你“想要表达什么”，
让它能被人看懂，
无论上帝“以哪种方式”编织绳子，
让“一切皆大欢喜”，
让我们可以平静地躺在床上，

而不是“沮丧”。

因为在这个行当是我说了算：
我付给你薪水，
写评论和书套上的大话——
所以别再愁眉苦脸了，
开始奉上你的感觉吧，
在还不算太晚之前；
只要让我开心两代人——
你就会是“真正的伟大”。

油

太阳。树木。起源。灌木丛中的上帝。王冠。
永不放弃的星宿。血液。
生活的谷仓的闩。未来的扳机。
医生在舞会中抖动的大麻烟草。
许多的雨水和许多的河流，汇成一条河流。
口令。装置。语言的根。

细小的种子被引往的工作场所，
海洋生物学家未曾造访过的水湾，
男人和女人之间纯粹的抉择，
像一朵水花一触即开，
新的声音以新的速度说着新的话语，
未来从那里喷涌如被钻探的油，

没有人能越过你的边界迁移。
没有人能脱离对你的依赖而存在。

没有人能从自己身上扯出你的丝线。

没有人能束缚你或将你解放。

除了你的族群之外，只有死者，

甚至只有他们被你牢牢抓住并开始利用。

“谁曾把爱叫做征服”

谁曾把爱叫做征服，
当它甜蜜的花
如此轻易地枯萎在酸涩的
生活的小路上？

不开花的炫露的野草
自私地蔓延，
白色的新娘沉溺在她的床上，
细小而卷曲的贪欲

紧抓着太阳下沉，
时值三点
当阴沉的暮色大鳖
使小镇变得僵硬。

“既然一大半的我”

既然一大半的我
抛弃一大半的你，
争论戛然而止，我们
分开了。并且确定该做些什么

给一堆新的日子消毒，
因为我们的一大半即将出租，
连同不被分享的朋友和未走的路，
但是沉默也是雄辩：

一小半的沉默，
终于未遭反对，在每个夜里
返回，带着想要重续的
废弃的承诺。他们永远不知。

抵达

早晨，一扇玻璃门，闪耀着
这座新城金色的名字，
白色的沙洲和圆屋顶整天
游荡在缓慢的天空。
我着陆，待在这儿；
窗子次第开放，
窗帘像鸽子一样飞出窗外，
一个过去在风中枯萎。

现在，让我躺下，躺在
一片枝繁叶茂的漠视中，
铲形的脸像便士一样
顺着回忆的脊背，
找到了熔于
汽车喇叭隐语中的声音，
让那些散乱的房屋

独享自己稠密的生活吧。

因为我的这种无知
似乎是一种天真。
很快我就会破坏它：
那时，请让我呼吸
伊甸园里牛奶般的空气，
直到我自己的生命归入其中——
缓缓地坠落；垂着灰白的面纱；一种窃取，
仅是死亡的一种方式。

陀螺

陀螺倾斜而摇摆，
重新送出旋转：
起初
绕着地面扭动，
然后庄重地挺直身子，
像蜡烛的火焰，直到
变得无声，熟睡，
移动着，然而安静。
它们就这样奔跑，
直到，一个踉跄，
一个摇晃——很快消失——
它们的步伐开始改变：
再次倾斜
仿佛绝望地疲倦，
它们颤抖着，于是
我们曾赞美过的平衡

变得蹒跚，咔嗒一声仰面倒下，
悲哀地结束。
——而最令人惊愕的
是那微小的最初的颤抖，
那个绊倒，由此
我们明白无疑
它们已几乎耗尽，
就要开始死亡。

成功故事

失败（及物和不及物）
我发现，意味着失去，失望，
或未能成功获得什么
（诸如，做我想做的事之类）；
他们从拉丁文追溯它至欺骗……

是的。并非我在扮演不公平：
未满十四岁，我曾呈交六个字，
我梦想当编辑，
连同其后签署的承诺——
我谨以发誓舍弃

这个世界的美食，所有丰富的娱乐
和扼制脂肪的水果，甘愿被人忽视，

直到——但那直到从未到来，
而我一直忍饥挨饿。
时间坠落，我以为：时间已久。

辩解总是如此这般，在白天：
雄心就是爱上
一种你不曾有过也将不会获得的
特别的生活（既然爱选择了你的对立面）。
它像白昼一样清晰。但深夜归来，

你会听到一种奇妙的反驳的低语：
成功，它说，你已获得巨大的成功。
你的希望已开花，你已回避那肮脏的供养，
现在彻底越过它已几无可能——
只是关于事物另一面的某种虚饰。

继续活下去

继续活下去——也就是，重复
既定的习惯去获取必需——
它不断丢失，即或丢失，生活也能继续。
　　总有不同的遭遇。

这种丢失，兴致、头发以及斗志——
唉，如果只是一场扑克游戏，是的，
你或许可将它们一手甩弃，赢一个满堂彩！
　　但它是一盘棋。

一旦你在脑子里转了一个圈，
你的指令便清晰如同货物单。
任何其他，对你而言，都无法容许在想像中
　　出现。

这么做有何裨益？仅此而已，能及时

将暗藏在举止间那盲目的意念
隐约分辨，然后追寻它至根源。
　　但是得承认，

在那个阴郁的夜晚当我们的死亡降临，
正是它以往的样子，难以令人满意，
既然它适用于人只有一次，
　　而那个人行将死去。

鸽子

在薄石板上鸽子们齐齐挪动，
避开西来的一场细雨
掠过每一颗耷垂的头和紧实的羽毛。
挤靠在温暖的草垛周围最适于它们，
直到冬日的天光渐渐微弱，而它们
背倚砖墙变得难以辨认。很快，
来自一弯小而炽烈的斜月的光
照见了它们，如影子一般黑暗，就这样入睡了。

面包果

男孩们梦见本地女孩带来面包果，
　　管它是什么，
作为贿赂好教会她们操练
沙滩上十六种性爱姿势；
这使得他们加入（男孩）网球俱乐部，
洒除臭剂，圣地大跳摇摆舞，
每个星期六开着私家车伴护前任女友
　　泡酒吧。

这些未加约束的幻觉结束在教堂
　　或登记员那儿：
抵押贷款的半独立住宅——院子种着欧洲桦；
小孩；寡居的老母；不得不算计着
用钱；疾病；衰老。完全的成熟

就这样降临，当老男人坐着，梦想
裸体的本地女孩带来面包果，
　　管它是什么。

爱

爱，艰难的部分
是要足够自私，
是让盲目的坚持
搅乱存在，
仅仅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什么脸色它都得扛住。

而那不自私的一面——
你怎样才能满意，
把别人摆在首位，
结果自己却一败涂地？
我的生活是为了我。
连重力也可以忽视。

但它仍然，品性高洁又微有瑕疵，
爱，适于我们大多数。

只有那流血的人发现，
围绕自私这条错误的路，
曾遭受彻底的抵制，
而他终于能够离去。

“当俄国坦克向西方碾来”

当俄国坦克向西方碾来，什么能保护你和我？
史诺曼上校的埃塞克斯步枪？ L.S.E. 的轻骑兵？

多么

他们把医院建得多高！
亮着灯的悬崖，衬着白昼的
黎明，人们将在这样的日子里死去。
从这里我可以看见一个。

冬天多冷，
多么漫长，毫不顾念
我们此时对仁慈的需要。
春天走进了一个错误的年份。

人烟多么稀少，
被屋舍的土地分开，
被有着肤浅而暴力的眼睛的
孩子们分开。

女病房里的脑袋

一个个枕头上
蓬乱的白发和茫然的眼睛；
嘴张着；脖子伸着，
每一根青筋凸现；
乌青的嘴无声地蠕动，
跟谁也看不见的某人在交谈。

六十年前她们曾经
对着情人、丈夫、初生的孩子微笑。

微笑属于青春。对于老年，到来的是
死亡的恐惧和谵语。

附录二　未辑之诗

（1974—1984）

有个洞的生活

当我把头向后一扬大声咆哮，
人们（大多是女人）就会说，
你一直在做你想做的事，
你一直随心所欲
——一种完全卑鄙无耻的
是非颠倒。
那些老怪物的意思是
我从未做过我不想做的事。

所以那个躲在遮天蔽日的城堡里
捣鼓完他的五百字
就把这一天剩下的时间
消磨在洗澡、豪饮和美女之间的烂人，
仍像从前那样遥远，但那个
戴眼镜的讲课的家伙也一样
（六个小孩，怀孕的老婆，

她的父母就要过来同住）……

生活是一场动弹不得的，僵直的，
三只手之间的搏斗，
在你的需求、你的世界，以及（更糟糕）
那为你带来获取之物的
打不垮的迟钝机器之间较量。堵塞着，
它们围着一个关于责任、恐惧和脸面的
中空的壅滞来回拉扯。
日子不断地筛下。岁月。

生活之桥

为庆祝亨伯桥[1]开通，由安东尼·赫奇作曲的清唱剧的歌词；该剧于 1981 年 4 月 11 日在赫尔市政厅首演。

孤立的城市在水边延伸，
白色高楼林立，她的脸
半转向欧洲，北方孤独的女儿，
拥有这分离之地数百年。

在她的穹顶和吊车后天空辽阔，
金光云影相交织；码头和电线，
草垛和炼油厂，如金银镶嵌的工艺品，
生产线向大海蜿蜒。

[1] 亨伯桥（Humber Bridge），世界著名大跨度悬索桥，横跨英国亨伯河，连接林肯郡和约克郡，1981 年 7 月通车。

在她遥远的三角腹地
开满白花的长长的小路尾随着河岸。
小山向大海缓缓倾斜，朴素的鸥鸟伫立，
敏捷的狐狸和绚丽的野鸡在踱步，而宽广的

被风吹拂的麦田冲刷着村庄周围，
教堂半掩在树木中。它们淹没
在盛夏，在货运道和村舍，
在近旁那灰蓝色大海轻柔的薄雾里。

白雪厚积的冬天更为宁静：
农场被田野拥抱，孤灯亮起，
高耸的教堂塔楼在倾谈，轻快可闻，
豪登和比弗利，赫登和帕垂顿，

散落在险峻的海边，结冰的船
像迷途的鸟儿携着她的孤独，
一个数英里也不黯淡的光明的记忆，
一个庇护心灵免遭痛苦的港湾。

而此刻它跨进我们的孤独，

像一条平线上燕子上下翻飞，
像巨人的脚步，把我们所有
可爱的风景永远纳入新图画。

风行其上像弹奏竖琴；歌声，
从东方来热烈轻快，从西方来歌喉浸满阳光，
永远不会被某个郡所独有，
但北方和南方采用统一的载货单。

那逝去的蹉跎岁月，那曾经由兴旺
繁荣再至匮乏的本土生活，此刻，
似乎开始重新聚集和敞开，
全都在这大桥的跨度里复活，

向世界延伸，正如我们的生活，
正如所有的生活，抵达我们所能创造的
最好的自己，并将它奉为真理：
我们的确总是通过桥梁而生活。

晨歌

我整日工作，夜里喝得半醉。
四点钟醒来，我凝望着无声的黑暗。
窗帘的边隙变亮为时尚早。
是什么一直在那儿，那时才能看清：
不安的死亡，又更近了一天，
使所有的想法变成不可能，除了何时
何地怎样我将丧命。
无趣的问讯：然而死亡的
恐惧，与死亡的情景，
再一次掠过，将我惊骇地抑止。

凝视中头脑变得空白。不是懊悔
——未做的好事，未给予的爱，未利用的
被撕毁的时间——也不是沮丧，因为
唯一的生命花去漫长的时间才爬到

错误的起点，也许永远不能；
只因永恒是这虚空，
我们的旅程必将走向毁灭
时时陷入迷蒙。不是在这儿，
不是在别处，
它很快来到；没有什么更可怕，没有什么更真。

这是恐惧的一种特殊方式，
没有诀窍能够驱赶。宗教曾经尝试，
那庞大的被蠹虫蛀坏的音乐锦缎
制造出我们永远不死的假象，
那伪善的家伙也说，理智的人
不会害怕他感觉不到的东西，却不知道
这正是我们的惧怕所在——无形，无声，
无法辨嗅，品尝或感触，无从思考，
无所爱与关联，
无人从麻醉剂中醒转。

于是它待在视线的边缘，
一片小小的未聚焦的污点，一阵持续的寒战
使每一次冲动减缓变成犹疑难断。
大多数的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这一次不同，

它的盛怒勃然呈现，
在熔炉般的恐惧里当我们被攫取，没有
美酒与同伴。勇气一无是处：
仅仅意味着不惊吓他人。勇敢
不能使任何人逃离坟墓。
哀诉较之抵抗，死亡无所不同。

慢慢地光线变强，房间显出了形状。
它突兀地站立，像个衣柜，我们所知的，
始终知晓，知晓我们无法逃离，
也不能领受。总有一条路不得不走。
此时电话蜷伏，在紧闭的办公室里
铃声正欲响起，整个漠然
纷繁的租用世界开始苏醒。
天空如陶土一样苍白，没有太阳。
工作还得完成。
邮差如同医生，在屋舍间穿行。

1952—1977

当没有什么能保持不变，
只是更坏，或变得奇怪，
总有一个永恒的好：
　　她没有改变。

“年年新眼眸”

新的眼睛每年
来这儿找旧书，
当然新书，也有，
老眼也变新；
所以年青与年长
如同墨水和纸张，
在这屋子里汇聚，
锻造新语句。

割草机

割草机熄火了，两次；跪下来，我发现
一只刺猬被卡在了刀刃上，
死了。它待在长长的草里。

从前我见过它，甚至还给它喂过食，一次。
现在我却伤害了它悄无声息的世界，
无法弥补。埋葬也无济于事：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而它却不会了。
死后的第一天，新的缺席
变成永远的事实；我们早该彼此

当心，早该心怀仁慈
当一切还来得及。

“亲爱的查尔斯，我的缪斯，睡着了或死了”

亲爱的查尔斯，我的缪斯，睡着了或死了，
却仍赐予了这首打油诗，
为了从冰冷的北方
为幸运的八月二十四日
带来温暖的问候，对我们来说
这是最好的月份，就像对那个罗马人——
因为你是狮子座，和我一样
（不是令人欣慰么，
如此高傲，自私，强壮，充满活力？
或者你以为是他们误解了？）
愿它金色的时光预示着
你将度过的年月。

较为悲伤的一件事，我想，
是我们的生日怎样慢慢沉没：

礼物和生日宴会消失了，
明信片一年比一年少，
直到，一个人到了六十五岁，
还有多少人在意我们仍然活着？
啊，查尔斯，放心！因为你
和你所做的一切，和你所写的一切
结成了永久的朋友；你的诚实和理智
是我们倚仗的可靠的防御，
抵制时髦与疯狂，
虚弱和十足的邪恶。
愿你度过美妙的一天，
让嬉戏翻飞的鸥鸟为你欢呼，
还有咆哮的海豹，柔软而懒惰的海洋生物
（我对康沃尔郡的认识相当模糊），
和那些以吃饱喝足的方式
为你纪念生日却不以为罪的人。

尽管非常努力想使它
听起来不像一张生日卡，
它仍只是如此：所以也许你会发现
它携着所有躺在它背后的东西——

赞赏；友谊；

以及希望，愿你未来

收获更丰。

“白天，一座耸立的学习宝库”

白天，一座耸立的学习宝库；夜晚
　　把它变成一个扁平的光的立方体。
无论展现哪个，象征总是相同的：
　　知识；一所大学；一个名字。

派对诀窍

我记得从不曾举起满满的一杯。
　　第一眼就看出酒落下去一半。
接下来怎办？忖量着杯里剩下的，想一些
　　水准更高的事情，直到主人转一圈来到？

有人说，最好露着一只空杯：
　　就会有人把它斟满。这招，我也试过。
你要么喝醉，要么捱过空虚的半个钟点。
　　关键似乎是你在哪儿。你是谁。

写作日期和首次发表日期

《北方船》（1945年7月）

1 “一切都燃放着光亮”（1944年写作，1945年2月首发）
2 “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昼的宫殿”（1942年2月28日首发）
3 “今晚月亮是满的”（1943年4月写作,1945年首发）
4 黎明（1943年4月写作）
5 应征士兵（1941年10月首发）
6 “踢松火堆，让火焰迸发”（1944年写作）
7 “清晨的号角”（1943年4月写作，1945年发表）
8 冬天（1943年4月写作）
9 “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1944年10月23日写作）
10 “在梦里你说”（1944年10月12日写作）
11 夜曲（1944年10月12日写作）

12 “像火车的节奏”（1943 年 4 月写作）

13 “我把嘴凑近流水”（1943 年 4 月写作,1945 年首发）

14 童话（1943 年 4 月写作）

15 舞者（1943 年 4 月写作）

16 “一点钟瓶里的酒喝完了”（1943 年 4 月写作，1945 年首发）

17 “去写支歌，我说”（1943 年 4 月写作）

18 “如果悲伤能够熄灭”（1944 年 10 月 5 日写作）

19 丑妹妹（1943 年 4 月写作）

20 “我看见一个女孩被拖着手腕”（1944 年写作，1945 年首发）

21 “我梦见大地伸出一只手臂”（1943 年首发）

22 “一个人走在荒寂的站台”（1944 年写作）

23 “假使手能释放你，心”（1944 年写作）

24 “亲爱的，如今我们必须分离”（1943 年 4 月写作，1945 年首发）

25 “早晨再次铺展”（1943 年 4 月写作,1945 年首发）

26 “这是头一桩”（1943 年 4 月写作）

27 “最沉的花，它的头”（1943 年 4 月写作，1945 年首发）

28 “现在，还是永远”（1943 年 4 月写作）

29 “泼洒那青春”（1943 年 4 月写作）

30 “在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昂着头”（1943年4月写作，1945年首发）

31 北方船（1944年10月写作）

32 “等候早餐时，她梳着头发”（1947年12月15日写作，1966年9月首发）

《较少受骗者》（1955年10月）

33 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相簿上的诗行（1953年9月18日写作，1954年首发）

34 婚礼那天的风（1946年9月26日写作，1951年首发）

35 地方，爱人（1954年10月10日写作，1955年1月7日首发）

36 来临（1950年2月25日写作，1951年首发）

37 在场的理由（1953年12月30日写作，1954年4月8日首发）

38 铜版画（1950年3月17日写作，1951年首发）

39 下一个，请（1951年1月10日写作，1951年首发）

40 离去（1946年2月写作，1951年首发）

41 愿望（1950年6月1日写作，1951年首发）

42 闺名（1955年1月5日写作）

43 昨日出生（1954年1月20日写作，1954年7月30日首发）

44 无论发生什么？（1953年10月26日写作，1954年4月8日首发）

45 没有路（1950年10月28日写作，1951年首发）

46 铁丝网（1950年11月4日写作，1951年首发）

47 去教堂（1954年7月28日写作，1955年11月18日首发）

48 年岁（1954年5月26日写作，1954年7月2日首发）

49 黏液瘤病（1954年写作,1954年11月26日首发）

50 癞蛤蟆（1954年3月16日写作，1954年夏首发）

51 离去之诗（1954年1月23日写作，1954年6月10日首发）

52 三拍子（1953年10月3日写作，1954年1月28日首发）

53 春天（1950年5月19日写作，1951年首发）

54 欺骗（1950年2月20日写作，1951年首发）

55 我记得，我记得（1954年1月8日写作，1955年秋首发）

56 缺席（1950年11月28日写作）

57 最新的脸（1951年2月写作，1951年首发）

58 如果，亲爱的（1950年5月23日写作，1951年首发）

59 皮肤（1954年4月5日写作，1954年7月2日首发）

60 抵达，离去（1953年1月24日写作，1954年首发）

61 草地上（1950年1月3日写作，1951年首发）

《降灵节婚礼》（1964年2月）

62 这里（1961年10月8日写作，1961年11月24日首发）

63 布里尼先生（1955年5月写作，1955年9月8日首发）

64 无话可说（1961年10月18日写作，1962年2月首发）

65 岁月里的情歌（1957年1月1日写作，1960年首发）

66 基金会自然会负担你的花销（1961年1月22日写作，1961年7月首发）

67 广播（1961年11月6日写作，1962年1月25日

首发）

68 信仰疗法（1960年5月10日写作，1960年7月21日首发）

69 给西德尼·比切特（1954年1月15日写作，1956年11月首发）

70 家多么凄凉（1958年11月31日写作，1964年1月23日首发）

71 重访癞蛤蟆（1962年10月写作，1962年11月23日首发）

72 水（1954年4月6日写作，1957年夏秋季首发）

73 降灵节婚礼（1958年10月18日写作，1959年4月5日首发）

74 男人是自私的（1958年11月5日写作）

75 带一只回家给小家伙们（1960年8月13日写作，1963年11月5日首发）

76 日子（1953年8月3日写作,1957年夏秋季首发）

77 1914（1960年5月17日写作，1960年首发）

78 床上谈话（1960年8月10日写作,1960年冬首发）

79 又大又凉爽的商店（1961年6月18日写作，1961年7月14日首发）

80 关于读书习惯的研究（1960年8月20日写作，1960年冬首发）

81 差之千里（1960年2月9日写作，1961年3月28日首发）

82 救护车（1961年1月10日写作,1961年3月首发）

83 别处的意义（1955年6月13日写作，1955年8月16日首发）

84 阳光灿烂的普雷斯坦廷（1962年10月写作，1963年1月首发）

85 第一眼（1956年3月3日写作，1956年7月13日首发）

86 多克瑞和儿子（1963年3月28日写作，1963年4月11日首发）

87 无知（1955年9月11日写作，1956年夏首发）

88 回溯（1955年8月21日写作，1955年秋首发）

89 往日的浪荡（1962年5月12日写作，1963年2月首发）

90 本质的美（1962年6月26日写作，1962年10月5日首发）

91 一无所获（1962年8月21日写作，1962年11月18日首发）

92 下午（1959年9月写作，1960年春首发）

93 一座阿伦德尔墓（1956年1月20日写作，1956年5月首发）

《高窗》（1974年6月）

94 去海边（1969年10月写作，1970年1月首发）
95 哀悼怀特·梅杰（1967年8月31日写作，1967年12月首发）
96 树（1967年6月2日写作,1968年5月17日首发）
97 生活（1971年10月写作,1972年2月20日首发）
98 忘记做过的事（1971年8月6日写作，1967年12月首发）
99 高窗（1967年2月12日写作，1968年首发）
100 星期五晚上在皇家车站酒店（1966年5月20日写作，1967年1月7日首发）
101 老傻瓜们（1973年1月12日写作，1973年2月首发）
102 消逝，消逝（1972年1月25日写作,1972年首发）
103 玩扑克牌的人（1970年5月6日写作，1970年10月首发）
104 大楼（1972年2月9日写作，1972年3月17日首发）
105 后代（1968年7月17日写作，1968年7月28日首发）

106 都柏林式（1970年6月6日写作，1970年10月首发）

107 向政府致敬（1969年1月10日写作，1969年1月19日首发）

108 这就是诗（1971年4月写作，1971年8月首发）

109 多么远（1965年11月24日写作，1971年10月26日首发）

110 悲伤的脚步（1968年4月24日写作，1968年6月28日首发）

111 太阳（1964年11月4日写作，1966年5月25日首发）

112 奇迹迭出的一年（1967年1月16日写作，1968年2月首发）

113 讽刺诗（1971年5月19日写作，1971年6月18日首发）

114 星期六会展（1973年12月3日写作，1974年2月首发）

115 钱（1973年2月19日写作，1973年秋冬首发）

116 割下的草（1971年6月3日写作，1971年7月29日首发）

117 爆炸（1970年1月5日写作，1970年首发）

附录一：未辑之诗（1940—1972）

118 最后通牒（1940 年 6 月写作，1940 年 11 月 28 日首发）

119 故事（1941 年 2 月 13 日首发）

120 一个作家（1941 年 5 月 8 日首发）

121 五月的天气（1941 年 6 月 3 日首发）

122 观察（1941 年 11 月 22 日首发）

123 瓦解（1942 年 2 月首发）

124 神话序曲（1943 年首发）

125 被炸毁的石头教堂（1943 年 6 月首发）

126 堕入地狱的女人（1943 年写作，1978 年首发）

127 普利茅斯（1945 年 6 月 25 日写作，1946 年 5 月首发）

128 画像（1945 年 11 月 7 日写作，1946 年 5 月首发）

129 奉献者（1946 年 9 月 18 日写作）

130 朴质（1949 年 5 月 13 日写作）

131 小说和读者（1950 年 2 月 25 日写作，1954 年 1 月首发）

132 油（1950 年 3 月 14 日写作，1950 年 3 月 17 日首发）

133 “谁曾把爱叫作征服”（1950 年 7 月 17 日写作）

134 “既然一大半的我”（1950 年 12 月 6 日写作）

135 抵达（1950 年写作）

136 陀螺（1953 年 10 月 29 日写作，1957 年春首发）

137 成功故事（1954 年 3 月 11 日写作，1957 年 2 月首发）

138 继续活下去（1954 年 4 月 22 日写作，1973 年首发）

139 鸽子（1955 年 12 月 27 日写作，1957 年 1 月首发）

140 面包果（1961 年 11 月 19 日写作，1961 年冬首发）

141 爱（1962 年 12 月 7 日写作，1966 年夏首发）

142 “当俄国坦克向西方碾来”（1969 年 3 月写作，1969 年首发）

143 多么（1970 年 4 月 10 日写作，1970 年秋首发）

144 女病房里的脑袋（1972 年 3 月 6 日写作，1972 年 5 月首发）

附录二：未辑之诗（1974—1984）

145 有个洞的生活（1974 年 8 月 8 日写作，1974 年圣诞节首发）

146 生活之桥（1975 年 12 月写作，1981 年 4 月 11 日

首发）

147 晨歌（1977 年 11 月 29 日写作，1977 年 12 月 23 日首发）

148 1952—1977（1978 年 3 月 2 日写作，1978 年 6 月 23 日首发）

149 “年年新眼眸”（1979 年 2 月写作，1979 年 3 月首发）

150 割草机（1979 年 6 月 12 日写作，1979 年秋首发）

151 “亲爱的查尔斯，我的缪斯，睡着了或死了”（1982 年首发）

152 “白天，一座耸立的学习宝库”（1983年10月首发）

153 派对诀窍（1984 年 1 月首发）

菲利普·拉金纪事年表

主要成就

诗人 / 作家

出生

1922 年 8 月 9 日，英格兰沃里克郡考文垂市。

（同年，英国作家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与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s］出生，此二人与菲利普·拉金后来一道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主流文学声音“运动派”主将。）

逝世

1985 年 12 月 2 日，喉癌，享年 63 岁。

家庭

西德尼·拉金（Sydney Larkin）与伊娃·拉金（Eva Larkin）的独子。上有年长九岁的姐姐凯瑟琳·拉金。

其父西德尼·拉金 1922—1944 年任考文垂市财政部长，1948 年死于癌症，享年 63 岁。其母伊娃 1977 年去世，享年 91 岁。

1930—1940 年

就读考文垂市亨利八世皇家学校，其间定期给校刊《考文垂人》撰稿，包括 1938 年 12 月的《冬日夜曲》(*Winter Nocturne*)。

1939—1940 年

任《考文垂人》联合编辑。

1940—1943 年

就读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因未通过入伍视力测试，得以顺利完成学业。1943 年以一等奖学金获英语学位。

1940 年

第一首诗《最后通牒》(*Ultimatum*) 发表于全国性周刊《倾听者》(10 月 28 日)。

1943 年

三首诗入选《1942—1943 年牛津诗歌》。

1943 年

毕业后重返其父母在沃里克郡的新居，寻找工作。两次失败，未能进入政府机构，最终在希罗普郡惠灵顿市谋得图书管理员一职。

1945 年

十首诗入选《战时牛津诗歌》。第一部诗集《北方船》（*The North Ship*）出版，收录诗歌 32 首。完成小说《吉尔》（*Jill*）。

1946 年

长篇小说《吉尔》出版。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个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奖学金男孩在牛津大学第一学期的经历。与《北方船》一样，《吉尔》未引起世人注意。

1946 年

谋得莱斯特大学助理图书馆长新职。完成职业学习，并于 1949 年成为图书馆协会会员。

1947 年

长篇小说《冬天的女孩》（*A Girl in Winter*）出版。这部小说反映出拉金作为图书管理员的一些经验，获得

数篇好评。同年结识年长三个月的莫尼卡·琼斯小姐。

1948年

第二部诗集《在光的抓握中》（*In the Grip of Light*）出版，反响不佳。

1950年

10月，成为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下属18名职员。结识威尼弗兰德·阿诺德小姐。

1951年

诗集《20首诗》（*XX Poems*）自费印刷，并送呈评论家，均未受重视。

1954年

收录拉金五首诗歌的《小册子21》由幻想出版社出版。其他诗歌也陆续发表，包括在《倾听者》发表的《癞蛤蟆》（*Toads*）与《离去之诗》（*Poetry of Departures*）两首。

1955年

3月21日始，任赫尔大学图书馆馆长。

1955 年

10 月，拉金的第三部诗集《较少受骗者》（*The Less Deceived*）出版，收录诗歌 29 首。这部诗集最终奠定拉金当代英国一流诗人的声名。同年结识小他七岁的梅芜·布雷南小姐。

1964 年

拉金第四部诗集《降灵节婚礼》（*The Whitsun Weddings*）出版，收录诗歌 32 首，广受好评，并于 1965 年获女王诗歌金质奖章。

1965 年

获英国女王诗歌金质奖章。

1970 年

《爵士乐评：1961—1968 年唱片日记》（*All What Jazz: A Record Diary 1961—1968*）出版。这是拉金为《每日电报》杂志每月撰写的唱片评论集。

1970—1971 年

获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访问研究院士身份。

1973 年

由拉金选编的《二十世纪牛津英语诗选》出版。

1973 年

诗集《较少受骗者》销量达 10,000 册。

1974 年

拉金的最后一部诗集《高窗》（*High Windows*）出版，收录诗歌 24 首，声名进一步巩固。

1975 年

获 CBE 奖。

1976 年

获德国莎士比亚—普瑞斯奖。

1977 年

当选英国布克尔奖评委会主席。

1977 年

12 月，《晨歌》（*Aubade*），拉金最后一首伟大诗歌，出现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1978 年

获英国文学勋位。

1980 年

获英国图书馆协会荣誉会员。

1980—1982 年

服务于英国艺术议院文学委员会。

1982 年

获赫尔大学教授职位。

1983 年

10 月，《应约之作：1955—1982 年杂集》（*Required Writing: Miscellaneous Pieces 1955—1982*）出版，这是一部文学评论、访谈与爵士乐评的合集，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并获 1984 年 W. H. 史密斯文学奖。

1984 年

当选英国图书馆委员会委员。拒绝接受英国桂冠诗人称号，不愿接受这一与地位相连的世俗荣誉。

1984 年

获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1985 年

因喉疾入住医院。

1985 年

6 月，被授予英国荣誉勋位，因病未能亲自前往受领。

1985 年

转至赫尔皇家医院重症病房。12 月 2 日，因喉癌去世，享年 63 岁。

1988 年

10 月，拉金的《诗集》(*Collected Poems*) 出版，收录诗歌 242 首，其中包括多首以前未发表的诗歌。诗集甫一面世，极为热销。

1992 年

10 月，拉金的《书信选集》(*Selected Letters*) 出版，成为当年文学事件。

译后记

算起来，从试译拉金的第一首诗起，至今已有十余年了，其间断断续续，到今天，终于完成《菲利普·拉金诗集》的翻译与修订工作，并有幸得到出版机会。十年，足以发生很多，改变很多，但拉金是我一直珍爱的诗人。我曾想，译完拉金，要写一篇长长的译后记，因为有太多的感受想说，但现在，我发觉，想说的都已融入在一行行译诗中了。现在，我只想感谢——感谢老一辈翻译家们对拉金诗歌的研究和译介，让我最初认识到这位卓越的诗人，前人的贡献启迪了我对于拉金诗歌的理解；感谢同时代的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上的所有老师和朋友，感谢他们的指导、帮助和鼓励，我才得以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感谢世纪文景和大力促成拉金译诗集出版的编辑昆鸟，他们功莫大焉；感谢所有爱诗读诗的读者朋友，感谢在这样物质横行的时代，我们还保有一方纯粹的精神乐土。

对这本译诗集作一点说明。正如此书原版介绍所说，自从 1988 年《菲利普·拉金诗集》出版以来，这部诗集已成为任何诗歌书架上的必读书籍。菲利普·拉金成为同代人中最受爱戴的英国诗人。这个新编《菲利普·拉金诗集》版本尊重与恢复拉金自己对其诗歌的有意的编排顺序，以它们最初的顺序呈现四部他生前出版的诗集：《北方船》《较少受骗者》《降灵节婚礼》《高窗》，还包括几个附录，收录了拉金在别处发表的诗作，从少作到最后的作品。另外还收录了每首诗的写作日期和首次发表日期。此外，我还将多年来在研读拉金作品过程中整理的《菲利普·拉金纪事年表》也附录书中，以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拉金。这部新版《菲利普·拉金诗集》收录了拉金生前出版发表过的所有诗歌作品。

再就诗歌翻译问题作点说明。我们知道，拉金是在英诗传统中创新，非常讲究诗歌形式感的诗人，他的诗诗体优雅，用词凝练奇趣，大多采用较严格的韵式，即使后期诗歌中引入粗鄙的俚语、口语，甚至聚讼纷纭的“脏词”，但仍遵循着传统英诗的典雅格律。在翻译处理上，译文没有严格按照原文韵式凑韵，而是在韵脚和语意难以两全的前提下，将更重要的诗意、语词和节奏的呈现放在韵式之先，这也是诗歌翻译中

因语言表达差异而引起的不得已的音韵上的丧失；而在能够兼顾的情况下，则以一种相对宽泛的形式还原韵式和节奏，力争最大程度地呈现原诗的诗意、语感和节奏感。此外，在拉金的诗歌写作中，由于凑韵而引起的句式倒装、语词前置、后置、插入、省略、词性活用、行话俚语等语言现象比比皆是，再加上拉金诗歌所独有的那种浓厚的庄谐并重的英国风味，这些都给诗歌的理解和翻译增加了难度。可以说，在我译过的所有外国诗人中，拉金的翻译难度是最大的。这里所呈现的译本只是译者理解下的拉金，囿于水平，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还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感谢岁月和诗歌，以及它们带给我的成长。

舒丹丹

2014 年 10 月

世纪出版

如果我不愿改变立场，

你的力量是否真实——你的拒绝

是否会突然躲闪并跑开，

消失在视野之外，滚动着双轮，

从太阳处跳跃，带着面具和烙印，

以及折磨和不可理解？

——《最新的脸》

上架建议：文学 诗歌

ISBN 978-7-208-13364-8

9 787208 133648 >

定价：49.00元